

艋舺龍山寺觀音會和唸佛會之歷史與現況
——兼論女性虔信者在寺廟組織中的角色

林美容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楊璟惠

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艋舺龍山寺的兩個附屬組織「艋舺龍山寺觀音會」和「艋舺龍山寺念佛會」，此兩會成員以女性為絕大多數，表面上看似無關緊要、可有可無之一般信眾組織，但實際上她們才是龍山寺主神觀音的主要虔信者，也負起龍山寺日常事務與祭祀活動中重要的角色，她們當中還有些擔任清潔工作（以前還包括廚房煮食工作）的效勞生，有些在各種法會或慶典中擔任誦經生。本文透過史料應用與田野調查探討龍山寺觀音會與念佛會的組織沿革，兩會成員所參與的法會活動，並與龍山寺管理階層男性優位的現象相比較，探討這些女性虔信者在艋舺龍山寺的日常運作與廟會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從而理解觀音信仰中已然顯著的女性面向。

關鍵詞：觀音信仰、艋舺（萬華）龍山寺、女性、信徒組織、神明會、臺灣佛教

壹、前言

觀音信仰是臺灣漢人社會中非常普遍的信仰，不只在民間信仰佔有重要地位，臺灣各地多設觀音廟，在民間佛教的齋堂與巖仔的主祀對象中，觀音也是最主要的神尊；而正統佛教中，修持觀音法門的也非常多。過去學者研究觀音信仰，曾提出觀音本身的女性化，也就是從原本佛教中性的觀世音菩薩形象，在民間信仰的範疇內，已經轉化成「女性的觀音媽」，此一女性化的轉化，也代表著佛教民間化的一個面向。而佛教的民間化催生了「民間佛教」，也成了民間佛教一個最主要的面向。¹ 本文討論民間信仰與民間佛教領域中觀音信仰的女性面向，主要從信仰者的角度來探討，並以艋舺（萬華）龍山寺為研究案例，以此深化我們對臺灣觀音信仰的瞭解。

臺灣民間信仰裡有許多女性的面向值得探討，從女性神的角度切入是其一，過去有學者從媽祖信仰切入探討媽祖作為女性神，在漢人社會裡流動的形象，隱喻著漢人父系社會對女性的肯認，與媽祖的信仰活動在社會中所起著的村莊聯盟的作用。² 至於從信徒的角度出發所做的相關研究，辜神微和林美容也曾探討過南港一個公寓廟（主祀媽祖）裡頭的女乩童、誦經女、媽祖的義女和一位通靈的師姑，在寺廟活動與寺廟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³

任何宗教都有所謂的平信徒（layman）和虔信者（true believer），以民間信仰而言，平信徒就是所謂「擲香對拜」的這些人，也就是人家拜就跟著拜，然而虔信者有著更虔誠的信仰與宗教情懷，在日常生活中信仰實踐

1 林美容，〈臺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民間佛教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5-31。

2 林美容，〈臺灣媽祖形象的顯與隱〉，《文化雜誌》，第48期（2003年秋），頁131-135。

3 辜神微、林美容，〈女乩、義女與誦經女：女性在「公寓廟」的活動和地位〉，《民俗曲藝》，第168期（2010年6月），頁21-51。

意味深濃者。本文主要探討艋舺龍山寺的兩個附屬組織「艋舺龍山寺觀音會」（以下簡稱「觀音會」）和「艋舺龍山寺念佛會」（以下簡稱「念佛會」），⁴ 這兩會的成員絕大多數是女性，是龍山寺主神觀音的虔信者，也是日常事務與祭祀活動中的重要角色，擔任清潔工作（以前還包括廚房煮食工作）的效勞生，與各種法會或慶典中擔任誦經的誦經生。本文將透過史料與田野探討龍山寺觀音會與念佛會的組織沿革，兩會成員所參與的法會活動，最後探討這些女性虔信者在艋舺龍山寺的日常運作與廟會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

貳、艋舺龍山寺觀音會與念佛會的沿革與組織

艋舺龍山寺興建於乾隆 3 年（1738），是由泉州籍的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合資興建。主祀觀音佛祖，係分靈自福建晉江安海龍山寺，嘉慶 20 年（1815）大地震後重修，同治 6 年（1867）遭暴風雨侵襲，再度修築。1919 年樑柱遭白蟻蛀蝕，當時住持福智法師（1873—1922）⁵ 捐出一生積蓄七千多元，⁶ 集資修復，奠定今日龍山寺的規模。根據日治時期寺廟臺帳的記錄，7 月施餓鬼的祭祀費用主要由黃、吳、林三姓支辦。⁷ 二戰末期，龍山寺受空襲摧殘，中殿全毀，唯觀音神像仍端坐蓮臺，謂為奇蹟。⁸ 1953 年中殿重建開工，1963 年龍山寺成立財團法人，1969 年念經堂完成，1997 年後殿重修動工，1999 年完工，2000 年板橋文化廣場大樓籌建，2006

4 根據《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建寺二百五十週年紀念》記載團體全稱分別為艋舺龍山寺觀音會、艋舺龍山寺念佛會。見該書，（臺北：艋舺龍山寺，1989 年），頁 66。

5 劉克明等編輯，《艋舺龍山寺全志》（臺北：艋舺龍山寺，1980 年），頁 27。

6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6 日，記載八千餘圓。但「龍山寺寄附金碑文」中記載，福智和尚捐獻 7,200 圓。《艋舺龍山寺全志》記載，和尚率先寄附七千餘金，引自該書頁 27。

7 「中研院民族所宗教調查資料庫」，網址：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RelatedLinks/Msg_List.aspx。（瀏覽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8 「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官網——龍山寺簡介」，網址：<http://lungshan.org.tw/tw/index.php>（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年啟用。⁹ 龍山寺自大陸安海分靈而來，已經超過 280 年，一直是萬華的地方大廟，在往昔「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歷史發展顛峰時期，香火鼎盛，也是臺北盆地三邑人的信仰中心，現今依然是臺北地區香火旺盛的廟宇，更有許多國外觀光客前來參訪，成為其特點。

清代龍山寺最早有神明會財產的紀錄，出現在道光 9 年（1829）的一塊晉江孝廉陳淑均所撰述的石碑上，也就是「補置龍山寺大士香田勒名碑記」，所謂大士香田，就是觀音大士的神明田的意思，清代的神明會，主祀神明擁有田產，以為香燈資費是常有的事，龍山寺這樣的大廟擁有「佛祖田」自不為過，其目的是在「若有疾風迅雷甚雨，補葺固其便也，及至春歌社舞，一年三祝，亦可以取辦乎其中」，也就是為了龍山寺若有什麼需要修補的地方，或是每年地方的廟會，觀音的三次例祭，便有可用之資。那時捐銀最多的是武營天后聖母爐，吳光記、黃朝陽、黃振坤等亦捐銀或捐租不少。而那時候的龍山寺董事，也就是主其事的人，主要有長成號黃善春、新珍瑞蔡象光、許靖觀的許靖。¹⁰ 從龍山寺清代的大士香田可知主神觀音佛祖雖無神明會之名，卻有神明田，神明的祭祀可無憂矣。

龍山寺自日治時代 1896 年 3 月加入日本曹洞宗，¹¹ 但仍以在家的管理人為決策核心，「住持」法師是聘任制，¹² 除了負責誦經法會之外，沒有什麼實際權力，¹³ 所以龍山寺的信仰活動，一直保有地方公廟的特色。龍山寺在日治時期 1924 年成立「稻江三邑觀音媽會」，其成員多為龍山寺管理人，地方上有勢力的仕紳，這個觀音媽會的活動一直持續到 1935 年。

9 「臺北龍山寺官網——龍山寺大事年表」，網址：http://lungshan.org.tw/tw/01_3_chronology.php（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

10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市、桃園縣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 年），頁 26-28。

11 闕正宗，〈日本殖民時期龍山寺管理型態與日僧的活動(1895-1901)〉，《圓光佛學學報》第33期（2019 年 6 月），頁 201。

12 劉克明等編輯，〈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25。

13 闕正宗，〈日本殖民時期龍山寺管理型態與日僧的活動(1895-1901)〉，頁 203。

然而，1922 年龍山寺的管理人聘任苗栗大湖法雲寺覺力禪師（1881—1933）為住持，他卻在 1927 年另行創立觀音會，雖然這個觀音會也是以龍山寺為名成立的，但相關的紀錄只有短短幾個月不到半年的時間，就不見相關的報導了。可見日治時期龍山寺的宗教活動，仍以地方公廟的傳統信仰活動為主，而主導這些宗教活動者，除了龍山寺的管理人，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是地方商紳所組織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

而本文主要討論的就是從日治時代到戰後民國時期的艋舺龍山寺的觀音會和唸佛會的組織與相關信仰活動。一般傳統的觀音會（或觀音媽會，或稱佛祖會）是以觀音為主神的信仰，有會員、會產，具有「神明會」的性質，但現今的龍山寺觀音會不完全等同於神明會，其原因為：一、現今其成員絕大部分是女性，大異於傳統神明會由是男性組成；二、龍山寺觀音會有爐主，但並非「卜杯」（擲筊）產生，爐主也不是祭祀事宜的主要負責人，而且爐主有很多人，只要該年繳交 3,000 元就行，會員成為爐主主要是為了自己往生之後，可以列入觀音會之先輩圖被祭祀。一般而言，唸佛會大多存在於正統的佛教寺院，也就是以出家人為主的寺院，集結在家居士念佛共修的團體，一般寺院裡的唸佛會並沒有主祀對象，而龍山寺唸佛會則以阿彌陀佛為主祀對象，但並未像觀音會那樣設有爐主。

艋舺龍山寺的觀音會和唸佛會有其歷史的發展脈絡、轉折與變化，本節綜合整理文獻資料與田野調查所得，敘述兩會的發展沿革與組織。承上我們只知道清代龍山寺有觀音大士香田的存在，也就是主神觀音名下的田產，但是否有神明會則不得而知，只是碑文上明白顯示成立香田時捐資者的名單。目前看到最早的資料是在 1924 年由稻江三邑人所設立的「龍山寺觀音媽會」（或稱佛祖會）主要是稻江三邑的商紳和仕紳參加的，一直到 1935 年還有活動紀錄。然而其創立 3 年之後，1927 年龍山寺的住持覺力法師和他的門徒廣募會員，成立了「龍山寺觀音佛祖會」和「臺灣阿彌陀佛會」，

開放一般人參加，但除了龍山寺的法會活動，這兩個會主要活動偏向佛教弘法，然而其相關活動記錄只停留在 1927 年這一年內持續不到半年的時間。到了戰後，覺力法師派下的龍山寺住持達華法師在 1952 年重新創辦「唸佛會」，以念佛和講經為主，說是重新，應該是原有的唸佛會已經中斷許久。之後到了非覺力派下的觀妙法師在 1961 年接任住持時，接續觀音會和唸佛會的組織和活動，1963 年觀音會和唸佛會正式納入龍山寺的附屬組織，並由龍山寺指派會長，兩會一直持續至今。以下分別鋪陳日治時期和戰後的相關文獻紀錄，並加以解析。

一、1924 年成立「稻江三邑觀音媽會」

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日日新報》），自西元 1924 年 9 月 19 日起到 1926 年 10 月 27 日止，紀錄了 8 則有關「稻江三邑觀音媽會」的訊息。這些紀錄可以看出初期成立「龍山寺觀音媽會」的歷史和基本型態。首先，1924 年 9 月 19 日《日日新報》〈組織觀音媽會〉是第 1 則稻江三邑人成立觀音會的消息，雖然不知發起人是誰，但是江裕慶和施性館兩位商人應是管事的人：

居住大稻埕之泉郡晉江南安惠安三縣人，此次組織江稻三邑龍山寺觀音媽會，定每年舊曆 9 月 19 日，觀音佛祖誕辰，設席致祭，祭後飲福，聚首一堂，藉敦鄉誼。入會之人，不徵會費，惟每年致祭之時，各出金 2 圓，以充祭費。三邑人欲加入者，可速通知日新町和隆杉行江裕慶氏，¹⁴ 或永樂町同人商店施性館¹⁵ 氏均可云。

不久 10 月 16 日《日日新報》〈三邑致祭佛祖〉，再次發佈了消息：

14 江裕慶，日治時代稻江鉅商，開設「和隆行」，或稱「和隆商行」、「隆記杉行」。1920 年曾捐助艋舺龍山寺重建工程千圓，亦為重建倡議者。〈旗亭歡譙〉，《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10 月 8 日，第 6 版。《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47。中研院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網址：<https://reurl.cc/O1r1D9>。

15 施性館，後為龍山寺管理人。《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29。

在稻江三邑人士，為近神庥，兼敦鄉誼。前月以來，由該邑人有志提倡，組織祭事團體。定自本年，永著為例，於舊曆 9 月 19 日老佛飛昇慶辰，設席致祭。經得多數贊成，來十七日恰當其時，爰定是日午後，在寺致祭，既晚於江山樓飲福云。

由以上兩則，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由稻江三邑人所倡議設立的觀音媽會，於 1924 年 10 月 17 日，即農曆 9 月 19 日觀音誕正式成立，並致祭龍山寺觀音佛祖。由標題和內容可以看出來，龍山寺的主神觀音媽，又稱做佛祖，也稱做老佛。而其倡議者為大稻埕江裕慶、施性館等商人，施性館當時也是龍山寺的管理人。該會招募的會員都是泉州三邑人士。入會並不收會費，但需分擔 2 圓的祭祀費用。觀音會成立的首年，在農曆 9 月 19 日前往龍山寺祭祀觀音，祀後再到江山樓「飲福」（吃福），敦睦鄉誼，維持交流，這些都是屬於傳統神明會的性質。

稻江三邑龍山寺觀音媽會成立的第 2 年 1925 年，《日日新報》在 10 月到 11 月之間，連續有 4 則相關報導，可見當時如火如荼擴大招募，稻江三邑鄉親也踴躍加入，蔚然成風。第一則 10 月 19 日標題為〈稻江三邑親睦會〉云：

晉江南安惠安三邑人，自昔東渡，在臺北各界營生，為數繁衍，顧少集合團結，如內地人之同鄉懇親會，客秋有志，共襄發起，創設龍山寺佛祖會。例於古曆 9 月 19 日，開催一次。藉杯酒以言歡，重親睦之鄉誼。聞風興起，參會多人。本屆擬廣聯各界大會同鄉，凡從前所未參加，希來與會，會費 2 圓。要參加者，祈向左記各號，購買入場卷，如逢鄉友，並祈竭力勸誘。開會期日，11 月 4 日（即古曆 9 月 19 日）午後四時，一「會場」：江山樓，一「售卷處」：中街同人商店、中北街江永春號、南街新集益商店、稻新街馥香居、建興後街金和成云。

第二則，11月2日〈三邑懇親會續聞〉續報召開第二回懇親會：

稻江三邑例定古曆9月19日，在江山樓，開第二回懇親會。既誌前報，聞風興起，申込加入者眾。聞設入場卷，發交當事，努力招集。現有二百餘人。屆時加入者，可至三四百名矣。

第三則，11月6日〈稻江三邑懇親會〉報導，參加者達數百名之多：

本月五日午後四時，稻江三邑懇親會，開於江山樓。出席者，聞有數百名，並招待各方面重要人士。

第四則，隔日11月7日〈稻江三邑懇親會〉再度報導開會情形：

泉屬晉南惠三邑人之在稻江者，自去年秋，創懇親會。定每屆舊曆9月19日觀音誕，創設佛壇，牲禮致祭，是晚飲福。本年如例為之。去五日開會於江山樓，辜顯榮氏亦三邑人，首為見禮，說懇親之必要。次施性館氏報告會務，並執神筊，定新爐主。因得最高點者二人不受，公議之餘，讓諸次點之郭泉春杉行，來年會務，仍與舊爐主新集益合理。又來舊9月26日，萬華龍山寺新築工竣，將為安靈謝土。該懇親會員，欲往參香云。

由以上4則可知，成立第2年的「稻江三邑觀音會」，又被稱為「稻江三邑懇親會」或「龍山寺佛祖會」，其不斷廣大招募三邑鄉親，會員已達三四百人，說是懇親會，同鄉敦睦聯誼的意味濃厚。每年一會，聚會的時間，依例在農曆9月19日觀音誕祭祀，地點江山樓。我們可以看到，更多商行團體加入販售入場卷，同人商店、江永春號，新集益商店、馥香居、金和成商行等。另外，這個新成立的團體，第2年就被大肆報導，應該與同為三邑人的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辜顯榮首次參與有關。辜氏在1920年起在龍山寺

的重建工程中捐款最多，因而出任董事長，¹⁶ 有了他的參與，表明這個原先由稻江三邑商紳所組成的觀音會，和龍山寺管理人之間重疊的關係。另外施性館作會務報告，報告後，像一般的神明會一樣擲神筊以定明年的新爐主和頭家。另外，也可看到該年正值龍山寺歷史上最大的重建工程時期，預定隔年（1926）完工之後舉行安靈（安龍）謝土，觀音會會員也將前往參與。稻江三邑人所組的觀音會，積極參與龍山寺主神的祭祀活動，可說是龍山寺在日治中期主要的後援團體。

觀音媽會成立的第 3 年（1926），《日日新報》有 2 則消息，第 1 則 10 月 20 日〈稻江三邑人之祝觀音誕兼懇親會〉，是預告稻江三邑人將依往年慣例於 9 月 19 日觀音誕，在江山樓兼開懇親會活動。¹⁷ 而在 10 月 27 日報導〈稻江三邑人祝 觀音會之盛況〉，則細述了觀音誕當晚，在江山樓開會的情況，全文如下：

稻江三邑人，如例於農 9 月 19 日觀音佛佳誕，在江山樓二樓，恭置佛壇，樓前演劇致祝。三邑人之觀音會員，是晚 6 時，衣冠齊集，焚香敬禮，且開懇親宴。辜顯榮氏述開會辭，施性館報告會務，次後議明年卯歲，為龍山寺建醮之期，稻江三邑應得一柱，且明年將照前約於龍山寺擔當盂蘭盆主務而廢在稻江別祭之舉。此事將如何措置，詢謀僉同決定先舉爐主 1 名，頭家 4 人，以當其任，乃行投票。陳天來氏得點最多，定為爐主。次方玉墩、陳千萬、黃成源、蔡稅諸氏，各得多點，定為頭家。經得決諾，卜日送爐，於

16 辜顯榮於大正 8 年（1919）倡議整修龍山寺，後任龍山寺重建時期董事長，1927 年又任建醮時之總董事，昭和 7 年並任龍山寺管理人直到昭和 12 年逝世。參考《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29。《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建寺二百五十週年紀念》，頁 90-91、95、97。辜顯榮之子辜振甫，在戰後時期尚擔任龍山寺第一至第四屆的董事（詳表 2）。

17 《臺灣日日新報》全文：「寓稻江之晉南惠三邑人，例年於舊 9 月 19 日觀世音誕辰，設席恭祝，是夜續開懇親會。本年將依例為之。會場依舊江山樓，凡屬會員，均宜出席。會費金二圓，不出席亦要負擔云。」

是暢飲。席上，有提議方玉墩氏新為米穀輸出商組會長，陳天來氏新為茶商公會長，是亦三邑人之榮，宜有以祝之，諸人贊同，不日將實行云。

由此紀錄可看得出來，開會當天在江山樓前有演戲酬神，傍晚 6 點，會員群集，焚香禮佛，先吃飯，之後辜顯榮致開會詞，辜氏時任龍山寺董事長，顯然也是觀音會主要管理人，後由施性館作會務報告。開會決議明年（1927）龍山寺重修之後的「慶成建醮」事宜，¹⁸ 稻江三邑這個組織應該擔任柱首之一，並且要按照先前約定，擔任龍山寺盂蘭盆會主要工作，大家決定了明年的祭祀事務如何辦理，並決定推選爐主 1 名，頭家 4 名以負責，投票的結果是陳天來為爐主，方玉墩、陳千萬、黃成源、蔡稅為頭家，被選上的人，也都同意允諾，並將另行卜選吉日送爐。會中還有人說方玉墩剛當選米穀輸出商組會長，陳天來剛當選茶商公會長，這是三邑人的光榮，應該慶祝一下，大家也都同意，不久就會辦理慶祝會。我們可以看出得出來龍山寺最早的觀音會根本就是稻江三邑地方仕紳在擔任會員，而他們所決定的事情並不限於觀音聖誕的祭祀，舉凡龍山寺的祭祀事宜，建醮或是盂蘭盆會，也都可以決定。

到了稻江三邑觀音媽會成立的第 4 年（1927），龍山寺住持覺力法師 3 月開始倡立龍山寺觀音會，不斷地各地宣傳招募會員。然而原先由辜顯榮、施性館等龍山寺管理所成立的稻江三邑人之龍山寺觀音會，仍舊續開例會，除於觀音誕在江山樓設祭觀音之外，會員也維持繳納 2 圓費用，會後吃福。《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7 日刊登〈稻江三邑人準備開觀音會〉訊息：

18 楊璟惠，〈重探林覺力任萬華龍山寺住持之權力地位、宗教革新和影響——兼論正統佛教與民間信仰「慶成建醮」之衝突〉，發表於「臺灣宗教研究20年的回顧與前瞻暨敬天法祖」，會議時間：2019 年11月30日，地點：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稻江之晉南惠三邑人，自四年前，籌設觀音會，每年定舊曆 9 月 19 日，設席敬祭。然後，飲福於江山樓，合敦睦誼。本年將依例舉行，是為第四回。希望參加者可到中街同人商會，或南街新集益，中北街江永春，領取入場卷，會費 2 圓云。

「稻江三邑觀音會」，一如往年，在農曆 9 月 19 日觀音誕設祭和飲福。同年，另兩則《日日新報》12 月 13 日和 17 日新聞可以看到，觀音會不只是於觀音誕設祭，同時也參與龍山寺的慶成醮典，負責在萬華祖師廟前設立天師壇：

〈稻江三邑之天師壇，醮事中演劇〉：萬華龍山寺醮事，已於昨 12 日起醮，本日正午入醮，……如稻江三邑，在祖師廟前建築天師壇，亦特聘稻江音樂團共樂軒，於醮事中前後 5 日間，在壇前奏演，尤見熱鬧異常云。

〈稻江三邑天師壇奏樂〉：稻江三邑創於祖師廟前之天師壇，定本日午後，在壇前臺上，開奏樂會，即自 2 時起，有集弦堂御前請客之奏樂，將吹陳天來氏珍藏之玉簫……

在龍山寺 5 日盛大的慶成醮典中，稻江三邑觀音會出資建立天師壇，並請來稻江本地子弟團共樂軒，連演 5 日，到時會吹稻江三邑的重要代表陳天來珍藏的玉簫，並且可以聽到集弦堂先前在天皇御前請客時所奏之樂，陳天來當時也是龍山寺管理人。¹⁹

之後，稻江三邑觀音媽會自 1928—1935 共 8 年間，持續被報導舉辦觀音例會等事。1928 年有兩則相關報導，一則報導關於該會爐主召集頭家先行會議籌備事宜，《日日新報》10 月 25 日〈稻江三邑懇親會〉報導如下：

19 陳天來（1872-1939），籍貫福建省泉州南安，隨父遷臺至臺北大稻埕經商，為日治時期茶商公會會長，並歷任臺北市協議會員、臺北州協議會員等，亦為龍山寺管理人。

臺北市萬華，晉江南安惠安三邑人士，為事業上移住於大稻埕，稱為稻江三邑，自前年創設龍山寺佛祖會，例定古曆 9 月 19 日，爐主過爐之日，竝開懇親會，藉杯酒言歡，重敦鄉誼。本年新曆 10 月 31 日，滿屆其期，爐主吳金鐘氏，去 22 日，招集頭家，在江山樓，磋商一切，籌備函知，議定會員。若無出席，勿須負擔會費一圓。若是希望會員撥忙出席，以昭誠敬。一「會場」：江山樓，一「期日」：10 月 21 日午後 5 時，一「會費」：2 圓云。（《日日新報》1928 年 10 月 25 日）

另一則是 11 月 3 日《日日新報》〈稻江三邑懇親〉報導佛祖誕正式召開懇親會的情況，此時稻江三邑觀音會人數不斷增加，已經高達一百五十多人，而且仍然維持龍山寺信徒大會的性質，報告已經舉辦完了的中元法會決算情形：

稻江三邑人士，日昨於江山樓，開懇親會，樓正門前，裝飾率門，點綴彩店門前廣場，陳樂演戲，二階長室，設觀音座位，香煙藹藹，宛然寶剎，僧侶誦經，金鼓齊鳴，會員出席者，約百五餘人，佛前捻香，祈禱康寧，爐主吳金鐘氏，報告中元決算而後開筵響應云。

往後 1929—1934 年，《日日新報》仍持續報導稻江三邑觀音會每年的例行活動，簡表臚列報導如下：

表 1 1929—1934 年《臺灣日日新報》稻江三邑觀音會新聞表

日日新報	新聞標題暨內容
1929/10/19	〈三邑懇親會先聲〉：萬華晉南惠三邑人士，所組織龍山寺佛祖會，例於古曆 9 月 19 日即爐主過爐之日，竝開懇親會。盃酒言歡，藉敦鄉誼。目下適當其期，關係爐主頭家現正準備，場所仍定江山樓，會費 2 圓，希望會員多數加入云。
1930/11/8	〈會事〉：稻江三邑人士，所組龍山寺佛祖會，訂來九日午後 4 時，於江山樓，舉行祭典，竝開懇親會，席上有福籤為餘興。此次爐主為陳天生氏，希望多數出席。
1931/10/29	〈稻江觀音媽會〉：以懇親為目的，由稻江三邑人士所組織之稻江觀音媽會。本年為第八回，輪值許丙氏。訂本日下午 6 時起，開於江山樓旗亭，會費 2 圓。希望關係者多數出席。
1932/10/16	〈會事〉：稻艋晉江南安惠安三邑人士有志，所設龍山寺佛祖會，來古曆 9 月 19 日，仍擬於江山樓旗亭，開第九回懇親年例會，即會費 2 圓（當日現交），午後四時開會。六時入席云。
1933/11/5	〈會事〉稻江三邑第十回懇親會，即龍山寺佛祖會。本年如例，訂來古曆 9 月 19 日，即本月 6 日，開於江山樓。值當正為籌備一切，有福籤其他餘興，希望會員從速直接報名江山樓云。
1934/10/24	〈會事〉：市內龍山寺佛祖會：訂來 26 日，（即舊曆 9 月 19 日佛祖誕辰）開懇親宴。本年爐主為吳江山氏，既東知三邑關係人士，其開會次第如左： 一、日時：10 月 26 日午後 4 時開會，6 時入席，宴訖抽福籤。 一、會費：一人金 2 圓。 一、會場：江山樓。

到了 1935 年，《日日新報》最後還有兩則新聞，一是 8 月 5 日提及，稻江三邑人士該年重組佛祖會，原因是龍山寺普渡輪到稻江三邑擔任正主普，所以重組佛祖會，決定合辦普渡事宜。值得注意的是，這則報導首次出現了一位女性擔任正主普頭家的訊息，前述有關稻江三邑觀音媽會的頭人主要都是男性。

〈龍山寺普度，稻江三邑有志組佛祖會合辦〉臺北市萬華龍山寺，例以古曆 7 月 12 日晚放水燈，同 13 夜普施。本年正主普輪值稻江三邑有志，爐主計集益林等氏。頭家陳天來、楊文徙、蔡坊、姚鴛鴦諸氏。但稻江三邑人士，本年重組佛祖會，會員四十餘名，決定合辦，目下熱誠籌備云。

又 10 月 11 日〈會事〉專欄，是《日日新報》最後一則刊登有關稻江三邑觀音媽會的訊息，僅在為即將到來的例會發出新聞通知，其文云：

〈會事〉：晉江惠安南安三邑出身人士，為敦鄉誼，自前年創設龍山寺觀音佛祖會，每年於佛祖聖誕良辰，開會一次。本年既屆第十二回，依例訂於來古曆 9 年 19 日，午後 4 時，在江山樓舉行，經由爐主新集益商行發東通知關係者，希三邑出身人士出席，會費 2 圓袖交云。

總結上述《日日新報》有關「稻江三邑觀音媽會」的報導，從 1924 年到 1935 年共 12 年之間，共有 21 則相關報導，該會每年 1 次懇親會，一共舉辦了 12 回。這個最初由大稻埕的商紳和仕紳出面組織的觀音媽會，倡議者即是龍山寺管理階層的人，會員主要是大稻埕的三邑人，猜想還是以商家為多，我們從這些報導可以看出該會每年一次例會，都是佛祖誕當天在江山樓舉行，他們有頭家爐主的組織，跟其他的神明會沒有什麼兩樣，一樣也有吃會。而該會對於龍山寺其他重要的祭典如每年的普渡，或是 1927 年的建醮，他們都參與其中，而且看起來還是主其事者。比較值得關注的一點是 1928 年的例會，觀音會的人數高達一百五十多人，不知何以到了 1935 年只剩下四十幾個會員參加，其中必有緣故，但沒有相關資料顯示原因何在。

二、1927 年龍山寺住持覺力創立觀音會

1927 年起《日日新報》共有 12 則關於「龍山寺觀音會」的新聞，卻並非前述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而是由龍山寺住持覺力法師所創立的觀音會。1927 年 3 月 15 日〈萬華觀音會〉報導云：

臺北艋舺龍山寺，此回由覺力住持提倡觀音會，歡迎一般加入。但須納會費，聞預定每年分 2 月、6 月及 9 月中間，舉三回祭典。除開費祭典外，欲將餘資用以布教云。

覺力法師在 1922 年開始擔任龍山寺住持，他是吳昌才和辜顯榮等禮聘來寺的。擔任住持 5 年之後，他卻另起爐灶，創立萬華觀音會。1927 年這則報導值得注意的關鍵字眼是「此回」，這表示有別於既存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另一關鍵字眼是歡迎「一般」入會，表明以前不是一般人都可入會，稻江三邑觀音媽會基本上是大稻埕的三邑人參加，排除了其他非大稻埕、非三邑人。雖然龍山寺是三邑人的信仰中心，但所在地是艋舺。而這回由覺力法師所倡的「龍山寺觀音會」，不限祖籍、居住地和身份皆可參與，也需繳交會費，分擔三次觀音祭典費用，其餘就用於佛教佈教。還有一點值得關注的是標題寫〈萬華觀音會〉，不知是否有與前述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分庭抗禮（一個是大稻埕，一個是艋舺）的意味，照理覺力住持提倡觀音會，應該有得到龍山寺管理人的首肯，況且先前成立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也持續維持活動到 1935 年（詳見前一小節）。

覺力法師倡議之後，參加者也非常踴躍，《日日新報》1927 年 3 月 17 日〈萬華觀音會加入者踴躍〉的報導如下：

艋舺龍山寺，提倡觀音會一節，其後加入者頗形踴躍。萬華方面，囑託保甲勸誘加入。而大稻埕方面，委託臺北市書記吳瑞宗氏。吳氏于各界熟悉，雖受義務囑託，尤為熱心，每于公暇，輒出為從事

勸誘，一般善男信女，皆喜為加入。又加入會員，分作三種：特別會員金 20 圓，正會員 10 圓，通常會員 5 圓云。

我們從這篇報導可以看出來，龍山寺是地方大廟，倡議觀音會一事，萬華方面由保甲出來勸募，大稻埕方面由臺北市書記吳瑞宗出來勸募，可見龍山寺觀音佛祖的境域包含萬華和大稻埕。而加入的會員分為 3 種，特別會員要交 20 圓會費，正會員交 10 圓，通常會員交 5 圓，於入會時繳交，和前述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相較，會費多出許多。

招募會員沒多久，就碰到農曆 2 月的觀音聖誕，《日日新報》1927 年 3 月 24 日〈龍山寺觀音會初回祭典〉的報導如下：

前報萬華龍山寺觀音會，去二十二日即舊曆 19 日薄午，為觀音佛祖聖誕，舉行初回祭典。是日會員參詣者多至數十名，其他臨時加入即時捐金者，頗不乏人云。

龍山寺招募觀音會會員之後的第一次觀音聖誕，當天來參加祭典的觀音會會員有數十名，可見一週之內就招募了數十名的會員，雖然我們無從得知是否有稻江三邑觀音媽會的會員也加入，不過當天有一些人臨時繳了會費並加入觀音會。

爾後我們看到龍山寺觀音會積極對外招募的報導，《日日新報》1927 年 3 月 26 日〈觀音會妙真師赴地方勸誘〉：

萬華龍山寺觀音會，自客秋認可募集會員以來，經市內發起人及當事者，極力鼓舞，入會者日見增多，而郡部及地方之信徒加入者，為數亦不少。然恐一般未周知該會之旨趣，爰訂 27、28 兩日，該會主辦林妙真師，將赴坪頂方面，與該地熱心者陳水生、王國治，其他諸氏，接洽勸誘加入者，及該會進行一切事宜云。

由此紀錄可以看到，龍山寺觀音會是去年（1926）秋天被（政府部門）獲准可以募集會員，2 月觀音聖誕之後，旋即由觀音會的主要負責人林妙真法師赴坪頂向當地的熱心者陳水生和王國治，以及其他等人等說明觀音會是在做什麼，並勸誘他們加入，可見龍山寺觀音會已展開境外會員的招募。

龍山寺觀音會在覺力法師的號召下，開始做起佛教的布教工作，《日日新報》1927 年 4 月 9 日〈龍山寺觀音會佛教講演〉的報導如下：

臺北龍山寺觀音會發起人等，自該會創立以來，頗為努力。者番為闡發佛教奧妙，以裨補世道人心，經擇來九、十兩日午後七時起，延中壢圓光寺住持葉妙果及諸禪師，在日新町稅務出張所（元大稻埕區役場）大開講演會，歡迎一般往聽。演題如次：

初夜

觀音救世之精神 林覺力

信佛教之因果 葉妙果

釋尊出世本懷 曾永成

次夜

信佛教無三毒 林覺力

未定 葉妙果

觀音應化慈旨 曾永成

又來週土曜、日曜兩夜，將延女講師在該地講演云，此大法會當見非常盛況。京都本山妙心寺管長代理將臨該法會而後巡錫全島云。

這則報導紀錄觀音會開辦不久，隨即展開覺力法師真正關注的佛教弘法事業，他們在大稻埕連續舉辦兩個晚上的佛法宣講，主要的講者是兩位法師和一位齋友，即林覺力法師與中壢圓光寺的葉妙果法師，²⁰ 以及嘉義

20 葉妙果，一名騰悟，桃園人，是覺力法師的徒弟，1912 年在福建鼓山湧泉寺受戒，是在普齋元的戒壇受戒，當年他 29 歲。《勅賜鼓山湧泉禪寺戒壇同戒錄（1912）》，收入王見川、李世偉等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 1 輯第 31 冊，（臺北：博揚文化，2009 年），頁 22。

市龍華會天龍堂的曾永成。有意思的是，還預告下週的週六和週日將有兩位女性講師在同樣地點，講演佛法，而且京都本山妙心寺的代理管長也將參與該會。覺力法師是臺灣佛教開拓女眾教育很用心的法師，²¹ 由他延請女眾上臺說法，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不啻為令人驚嘆創舉，也成為女性登臺為佛教開拓的新篇章。

接著 1927 年 5 月 28 日〈觀音會妙真師 地方巡迴〉，持續報導林妙真在各地巡迴的情況，內容如下：

萬華龍山寺觀音會，自春間延林妙真師，為該會主辦，力事鼓舞，並得吳瑞宗君其他各方面有志，各發宏願，熱心會務。近來加入者日眾，主辦者妙真師近為赴地方巡迴，自 26 日起 2 星期，前往坪頂方面，合辦該會，進行一切事宜云。

這則報導是說林妙真法師在今年春天成為龍山寺觀音會的主辦人，他得到吳瑞宗等有志者的熱心參與，而且近來加入者多，所以林妙真在 5 月 26 日起兩個星期，要前往坪頂合辦該會，應該是合辦觀音會的意思，但從報導中看不出來怎麼合辦。

林妙真（生卒年未詳）法師是覺力法師的徒弟，覺力法師從 1922 至 1933 年駐錫龍山寺，其本為苗栗大湖法雲寺（當時屬新竹州）的開山法師，其派下按照「妙、達、真、如、理或性」²² 等字輩取法號，妙字輩的有好幾位在龍山寺協助其法務工作，其中林妙真法師主要負責觀音會。在覺力法師之後，尚有蔡妙應法師繼任住持，以及真常法師（1900-1945）、達華法師

21 蘇美文，〈使一切女子同取正覺：日據時期覺力法師對佛教女性教育之推動〉，《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6 期（2015 年 5 月），頁 37-76。江燦騰，〈林覺力對佛教女徒的教育及其對法雲寺派佛教事業發展的助緣〉，《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出版，2001 年），頁 219-221。

22 釋達碧編，《曹洞宗臺灣本山：法雲禪寺沿革》，（苗栗：法雲禪寺，2015 年），頁 38-39。

(1915—?)²³ 等。日治時期苗栗大湖法雲寺派是臺灣佛教四大山頭之一，龍山寺繼福智法師之後，法雲寺派開始在覺力法師的帶領下陸續在龍山寺擔任住持，前後長達 38 年 (1922—1960)，²⁴ 但之後的住持觀妙法師²⁵ 與慧印法師，²⁶ 乃至本文撰文當時的弘法師心悟法師都不是法雲寺派下的。不過比較特別的是，觀妙法師之後的住持通明法師則是法雲寺派下，因為其年幼時即與龍山寺結緣，父親禮覺力法師出家，法名妙密，通明師則禮妙齋法師為師。²⁷ 1968 年觀妙法師圓寂後，他代理龍山寺住持，之後順理成章成為新任住持，直至 1989 年圓寂。因此，法雲寺派下的僧人於龍山寺住持，可從 1922 年起算至 1989 年前後約有 67 年之久，只是期間跳空了 1961-1968 年這 8 年，不過即便觀妙法師住持期間，也曾邀請法雲寺派下的妙廣法師 (1902—2008) 到龍山寺講經說法。²⁸

短短的幾個月，我們看到龍山寺觀音會會員的快速增長，《日日新報》1927 年 6 月 15 日〈龍山寺觀音會 籌開總會〉持續報導云：

萬華龍山寺，賴諸管理人吳昌才、施性館、蔡彬淮、黃玉對、林卿雲諸氏發起，計畫增修，已成火觀，不愧萬華龍山之象徵。而主持林覺力上人常慨教化之闕疑，者番賴諸善信協助，以闡揚佛法，感

23 達華法師，1935 年得度於法雲寺。1951 年任龍山寺住持，並曾任板橋宏法寺、新店廣明岩等住持。《臺灣佛教月刊》第 13 卷第 2、3 期 (1959 年 3 月)，頁 7。

24 覺力法師於西元 1922-1933 年擔任龍山寺住持，妙應法師是 1933-1938 年，真常法師是 1940-1947 年，達華法師是 1951-1960 年。

25 觀妙法師 (1902-1968)，原觀音山凌雲禪寺派下，民國 50 年被龍山寺禮聘為住持。楊璟惠，〈民國五十年代·龍山寺住持——觀妙老和尚〉，《艋舺龍山寺季刊》第 41 期 (2018 年 7 月)，頁 30-36。

26 慧印法師 (1935-2004)，於觀妙法師住寺時期至龍山寺掛單，後成為法務組法師以及住持。釋明藹，《慧印上人行傳》(三寶弟子印，2005 年)。

27 妙密和通明這兩位父子檔的法師，俗姓莊，新竹人，於 1926 年到福建鼓山湧泉寺同受比丘戒，妙密，一名騰空，時年 57 歲，通明 (1904-1989)，本名莊訓明，一名今古，時年 23 歲。《勅賜鼓山湧泉寺同戒錄 (1926)》，收入王見川、李世偉等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 2 輯第 4 冊，(臺北：博揚文化，2010 年)。

28 《臺灣佛教月刊》第 16 卷第 4 期 (1962 年 4 月)，頁 23；與《臺灣佛教月刊》第 17 卷第 7 期 (1963 年 7 月)，頁 20。

化人心為宗旨，得林妙真師與吳瑞宗君協辦會務，以確立玄門之指南。其規模宏遠，雖籌備草草，會員爭先申入者，已達數百。爰訂月之 19 日即舊曆五月二十日下午，于萬華俱樂部，開成立總會。屆時各界善信，必早赴蓮池上之寶筏。聞本寺僧眾之生活，尚缺維持基礎，猶待諸管理人考慮，以安其菓根生活云。

這則報導先提了一下龍山寺在地方頭人吳昌才、²⁹ 施性館、蔡彬淮、黃玉對、林卿雲等人的發起下，完成重修的事，然後說龍山寺住持基於闡揚佛法以感化人心的宗旨，在林妙真和吳瑞宗的協力下，申請加入觀音會的人數已經多達數百。從 3 月下旬才數十人入會，到了 6 月中旬，不到 3 個月的時間就有數百人參加，所以在新曆的 6 月 19 日於萬華俱樂部召開成立總會，呼籲各界善信儘早參加。末後還說到龍山寺僧眾的生活資糧還有所欠缺，還請諸管理人考慮一下怎麼辦。可見覺力法師與當時的主要新聞媒體，關係不錯，執筆的記者很為他說話。這則 1927 年 6 月的報導說會員已達數百人，雖然我們無從知道是幾百人，但較諸前述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是在創辦後的第 5 年（1928），且收費又相對低的情況下，才達到一百五十多人，進展的速度非常神速，可見覺力法師擔任住持之後，頗得大家的愛戴與擁護。我們說不定還可以合理的猜測稻江三邑觀音媽會會員會擴增到一百五十多人，說不定是受到前一年（1927）覺力創立的觀音會數月之間就有數百人的刺激，才廣收會員的。然而 1927 年 6 月 15 日之後，再也沒有關於覺力法師所創辦觀音會的報導，沒有資料可得知後續的情況。

三、1927 年成立臺灣阿彌陀佛會——《亞光新報》設址於龍山寺

至於龍山寺目前的唵佛會從何而來？李世偉、王見川的論文提到，1927 年，由羅妙吉法師（1903—1930）負責的《亞光新報》及「臺灣阿彌陀佛

29 吳昌才是戰後龍山寺第一屆董事長吳永言的父親。這五個日治時期的龍山寺管理人，只有黃玉對出現在戰後已故董監事的名單中，可見只有黃玉對一人在戰後持續在管理廟務。

會」，和林妙真法師主持的「觀音會」等，都在龍山寺發行或成立。據此他論述苗栗大湖法雲寺的主導性力量，此時，龍山寺的「民間佛教」色彩也趨淡化，「正統」佛教的影響力大增。³⁰

臺灣阿彌陀佛會最初是 1927 年在覺力法師的本山苗栗大湖法雲寺，由其留學歸國弟子羅妙吉法師所倡立。覺力法師於前一年（1926）的法雲寺秋季法會上，授命羅妙吉為法雲寺副住持。³¹旋即，在《日日新報》1927 年 1 月 4 日我們就可以看到羅妙吉倡議創立「彌陀會」弘揚佛法的報導：

〈大湖法雲寺設彌陀會〉：新竹州大湖郡法雲寺主持羅妙吉上人，自留學支那歸臺灣，嘗努力於佛教之佈教。此回特與州當局，議設「彌陀會」，欲以挽救江河日下之頹風。聞經得當局之批准。

由上可知，羅妙吉在「彌陀會」得到日本政府許可成立時，就已經擔任法雲寺的副住持了。未久《日日新報》1927 年 1 月 31 日再度報導該會正式籌備的情況，標題為〈阿彌陀佛會籌辦事業內容〉，全文如下：

既報大湖郡法雲禪寺羅妙吉法師，所設立阿彌陀佛會，得臺島諸慈善家，及本派信徒贊成。內容分為：教育部、宣講部、慈善部、編輯部、實修部，設立佛學研究社、禪堂、念佛堂、圖書館、放生會、布教團及關於有益社會等事。會員分為名譽、特別、正、普通四種。歷年舉行定期祈禱追弔大法會二回，為現世會員祈禱消災延壽，為去世會員追弔往生阿彌陀佛國土。其會之規則，已印刷成章。有希望其規則者，若通住所註明，當無料贈與之云。

30 李世偉、王見川，〈臺北艋舺龍山寺「民間佛教」性格之歷史考察〉，《圓光佛學學報》第 7 期（2002 年 12 月），頁 135-152。

31 〈大湖法雲寺重修寶殿〉，《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4 日）：「新竹州大湖郡法雲禪寺，建自大正元年，近被風雨所害，嗣由檀越主吳楊麟君與主持覺力上人提議重修。覺師因任龍山寺住職及觀音會會長事務繁雜，故與吳君商議，順此秋季信徒就集之時，公推羅妙吉師為副住持。」

羅妙吉所設立的阿彌陀佛會，雖然每年舉行兩次祈禱追悼大會，然從其設立的部門來看，都是有關佛教的弘法事業，而且有全島的慈善家贊助。時隔不到一個月，同年 2 月 18 日《日日新報》就刊登了阿彌陀佛會將於法雲禪寺正式召開總會的訊息，標題為「臺灣阿彌陀總會式期」：

新竹州大湖郡法雲禪寺羅妙吉法師所組織之臺灣阿彌陀佛會，既登前報，聞訂來 2 月 21 日，即古曆正月 20 日舉行首回總會式。特聘苗栗郡之運原君，豐原郡之礁湖大椿君，³²員林郡之如松君等，³³臨場演講。是日早晨，於三寶殿前，嚴行祈禱大法會，為入會會員，消災延壽。中午誠修追弔大法會為逝世會員，及其祖先等超渡西方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由此可知，首次的阿彌陀佛會成立大會，還有佛學演講、祈禱法會和超渡法會。由下則更可看到第一次大會是接著前一天法雲寺春季祭典之後舉辦的，當時因為下雨只來兩百多人，官方代表渡邊蒞會，達玄法師起述開會詞，覺力上人演講，妙吉法師說明組織目的與規則，之後選舉幹部，³⁴最後真常法師致閉會詞，詳見於《日日新報》2 月 25 日〈臺灣阿彌陀會第一回總會〉云：

前報大湖郡法雲禪寺羅法師所組織之臺灣阿彌陀佛會，者番乘春季祭典之去二十日，開第一回總會，因春雨故，僅得二百人臨場。郡當局則有渡邊特務等為其代表。鐘鳴二點，先由達玄師，起述開會詞。繼而覺力上人，演說阿彌陀佛慈悲主義及佛國樂，娑婆之苦。

32 應該就是下一則所提到的講師呂大椿。

33 應該就是下一則所提到的彌陀護法蕭如松。

34 從阿彌陀佛會的幹部名單，可以看到當時覺力法師派下的重要徒子徒孫的名單，其中擔任彌陀護法的張妙祥，本名張在石，苗栗郡人，拜師覺力法師，1917 年時年 26 歲，往福建鼓山湧泉寺受優婆夷戒。《勅賜鼓山湧泉寺同戒錄（1917）》，收入王見川、李世偉等編，《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 1 輯第 23 冊，（臺北：博揚文化，2010 年）。

而羅妙吉法師說明組織會之目的及報告規則。後覺力上人受眾會員，委任選舉職員。對眾會員中，發表選魏、葉兩氏為顧問。羅妙吉法師為正會長、邱妙舟為副會長，蕭如松為編輯部長，黃妙德為實修部部長，顏施漢、呂大椿、曾真常、劉達玄、高振德、曾永成為講師。張妙賢、張連興、余阿榮、高咸有、何文卿、楊達明、魏達圓、張妙祥、饒妙慧、李妙淨、謝達明、許達全、蘇妙靜、徐妙顯、姜妙修、張達香、江德明、妙寶、妙慈、李妙聰等為彌陀護法。羅妙會為會計。至四時，曾法師起述畢會辭，散會。

臺灣阿彌陀佛會成立以後，羅妙吉法師與其弘法佈教團，從 1927 年 3—6 月間至全臺各地演講，同時招募會員和募集資金。³⁵ 6 月間，羅妙吉法師原先籌劃替此機關發行《亞光月報》（亞の報），預計 7 月發行，並邀《臺南新報》記者連雅堂（1878—1936）擔任主編。³⁶ 然因同年，龍山寺原副住持寶月上人（本名陳煥琳）因糾紛離寺，妙吉便接替為副住持。³⁷ 寶月法師在龍山寺創辦《臺灣佛教新報》，其離開後，羅妙吉除了接替其副住持外，也將臺灣阿彌陀佛會原本預計在法雲寺發行的《亞光月報》，改在臺北萬華龍山寺發行，並改稱「亞光新報」。1927 年 7 月 21 日《日日新報》報導亞光報社成立以及發行特刊，標題為〈亞光報組織就緒〉，全文如下：

既報：羅妙吉師，組織亞光報社，聞已設立完備，訂古曆 7 月間，發行特刊。羅氏為宣傳道德，擴張報務起見，將乘發行時，偕該寺講師曾真常、呂大椿、劉達玄等，巡迴全島各處講演，其於人心之增善、道德之向上，裨益當自不淺。其社則節略如下：該社稱亞光

35 闕正宗，〈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佛教期刊——羅妙吉與《亞光新報》兼論林秋梧的左翼《赤道報》〉，收入氏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台北：博揚，2004 年），頁 176-77。

36 〈大湖法雲寺籌刊亞光月報〉，《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6 月 9 日，4 版。

37 楊璟惠，《重探艋舺龍山寺副住持羅妙吉之生平與思想》，口頭發表於 2019 年 10 月 5 日輔仁大學宗教所論文發表會。

報社，宗旨在宣傳亞光道德，言論公開，登載有益世道人心及社會文化事業，先發行月刊。本社置於大湖郡法雲寺，暫於萬華龍山寺為發行事務所。擬於各州各廳分社支局，取次所。又為特刊紀念，徵求詩鐘。一、題目：題亞光報社創立，不區體韻。二、期限：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日。三、交卷：臺北市萬華龍山寺羅妙吉。四、詞宗：林述三氏。二十名內均有薄贈。五、贈品：由臺灣阿彌陀佛會寄附。六、通訊：如用別號，希列明住所姓名。

這則消息說明在龍山寺擔任副住持的羅妙吉法師創辦亞光報社，報社雖設立於大湖法雲寺，發行所卻是萬華龍山寺，趁特刊發行宣傳之際，羅妙吉法師將與講師曾真常、呂大椿、劉達玄³⁸巡迴全島演講。說明了亞光報社的創刊宗旨之後，此消息主要內容是在徵求有關亞光報社創立為題的詩鐘，而且得獎的詩作，將有阿彌陀佛會的贈品，由此也可見亞光報社與阿彌陀佛會的關係，亞光新報可算是阿彌陀佛會的刊物。³⁹《亞之光》在1927年10月正式發行一期之後，1928年3月29日於龍山寺舉行「臺灣亞光新報社」總會，⁴⁰同年7月12日舉行第2次臺灣亞光新報社總會。⁴¹

認真說來，臺灣阿彌陀佛會是苗栗法雲寺的組織，與龍山寺並無直接隸屬關係，1927年2月成立之後，只是因緣湊巧，羅妙吉擔任了龍山寺的副住持，當年7月創辦亞光新報才與龍山寺產生關連。主掌阿彌陀佛會的羅妙吉法師，於1930年4月20日過世，⁴²享年只有27歲，他曾留學於太虛法師（1890—1947）所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所以無論是《亞光新報》的內容，或他提倡的宗教改革，皆有受到太虛法師改革佛教的影響痕跡。

38 覺力派下，劉達玄（今振）又號清源，得戒於九華山永泉大和尚，畢業於安徽佛學院。

39 見〈亞光新報社徵集基金啟〉，《亞光新報》每期目錄頁後。

40 〈亞光社總會 選陳氏為社長〉，《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4月1日，4版。

41 〈亞光報次回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7月12日，4版。

42 〈人事：臺灣宗教革新會長〉，《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4月23日，4版。

但是，隨著羅妙吉的離世，《亞光新報》不到 3 年告終，龍山寺和大湖法雲寺等並未完整保存《亞光新報》，至今只可見第 2 年第 2 號到第 6 號（1928 年 3—7 月）。我們由這些少數珍貴的史料可以看到臺灣阿彌陀佛會的護法成員和捐款信眾，有不少是女性和尼師。《亞光新報》第 2 年第 2 號的〈鳴謝獻納善信表〉中列出 13 名捐款者，其中有 9 位就是女性。第 2 年第 3 號未刊登。第 2 年第 4 號，捐款者 16 名，有 3 位女性。第 2 年第 5 號，還刊登妙善上人肖像，題名為臺灣阿彌陀佛會護法，⁴³ 妙善尼師（1900—1936）是羅妙吉法師的胞妹，也於獅頭山勸化堂皈依覺力法師出家。⁴⁴ 第 2 年第 6 號，捐款者 14 名，其中亦有 6 位是女性捐款者，甚至印上女性「莊阿隨」的照片，有加以表揚贊助鉅款之意。

羅妙吉往生 3 年後，1933 年覺力法師亦捨報。無論是羅氏主導的臺灣阿彌陀佛會，或覺力法師所倡的龍山寺觀音會，《日日新報》的紀錄都止於 1927 年。

綜上，我們從《日日新報》對「稻江三邑觀音會」成立的歷史耙梳中，可以看到最初的「龍山寺觀音會」管理階層，皆是稻江三邑的商紳，且身兼龍山寺管理人、資助者、捐款者，而且是以男性為管理中心的組織型態。但是，自從覺力法師駐錫龍山寺，由其和弟子所主導的龍山寺觀音會和臺灣阿彌陀佛會中，開始逐漸有女性護法和捐款者，甚至受到公開表揚；其中觀音會的演法佈教中，覺力法師首開讓女性講師登臺演講。換言之，由覺力法師和其派下弟子所主導的觀音會或彌陀會，開始打破了以男性為主體的龍山寺歷史。誠如江燦騰指出，覺力即使面對桃色風暴，但對女性弟子的教育，卻從未間斷，其門下女弟子之盛，全臺各道場中，無出其右。

43 《亞光新報》第 2 年第 5 號（1928 年 6 月 1 日發行），有妙善尼師照片。

44 妙善師於 1926 年於獅頭山另築「饒益院」，1936 年 7 月 11 日病逝於新竹。黃鼎松編，《重修苗栗縣志、宗教志》，（苗栗：苗栗縣政府，2007 年），頁 207。

其最重要的影響在於讓傳統的臺灣佛教女性展露獨立自主性，對戰後的臺灣佛教女性而言，稱得上是影響深遠的里程碑。⁴⁵

四、戰後至今的觀音會和唸佛會

1945年6月8日第2次世界大戰美軍發動臺北大空襲，炸毀了艋舺龍山寺的中殿、右廂廊等，龍山寺除了觀音佛像僅燻黑外，其餘神像、史料等幾乎全毀，龍山寺直到1948年才完成中殿重建，並由覺力派下弟子圓光寺住持妙果和尚開光。然而，日治時期1927年覺力法師和林妙真法師所主持的觀音會，與現今龍山寺觀音會的關係如何，羅妙吉法師所主持的臺灣阿彌陀佛會與現今龍山寺唸佛會的關係如何，由於龍山寺未有資料保存，我們無法得知是否有直接關連。但是，幾乎可斷定戰後兩會的核心會員，仍是大臺北地區、大稻埕、萬華等地居民，而且兩會的領導人也常身兼龍山寺董事。

有關戰後龍山寺觀音會和唸佛會的文獻資料，最早的紀錄是《臺灣佛教月刊》第7卷第8期（1953年11月）刊載到：

萬華龍山寺方丈達華法師，自去年9月創辦念佛法會以來，迄今已有年餘，參加念佛信眾，日漸增多，現有會員約百六十餘人。其辦法是每逢農曆每月3、6、9日下午7時至8時念佛，8至9時講經。聞該法會將長期舉行，共弘法之熱忱，願力之深廣，實堪讚嘆云。⁴⁶

達華法師在1951年擔任龍山寺住持之後，於1952年9月創辦念佛法會，此報導中的關鍵字眼是「創辦」，顯然與日治時期的阿彌陀佛會並無關連，而且念佛法會是會員制，會員在1953年有160多人，每月3、6、9日

45 江燦騰，《日據時代臺灣佛教文化史》，頁218-222。蘇美文，〈使一切女子同取正覺：日據時期覺力法師對佛教女眾教育之推動〉，頁37-76。

46 《臺灣佛教月刊》，第7卷第8期（1953年11月），頁24。

晚上念佛共修，之後法師講經。達華法師為覺力派下弟子，1935 年出家，自 1951 至 1960 年任龍山寺住持。⁴⁷而知名的佛教攝影家連蓮增在此期間擔任過龍山寺唸佛會會長。龍山寺唸佛會並經常捐助臺北市佛教聯合法會的活動，如 1959 年助印臺北聯合慶祝佛誕節活動表二千張，⁴⁸ 1977 年敬獻佛誕節聯合活動花車一臺。⁴⁹且襄助龍山寺的牌樓、圍牆和唸經堂等工程，亦捐贈 20 萬元。

不過，這一則報導只提到唸佛會，並未提到戰後觀音會的情況。而根據龍山寺董事長黃書瑋⁵⁰的說明，觀音會與唸佛會正式成為龍山寺的組織約於 1963 年左右，且當時觀音會與唸佛會的會長都是同一人，此年應該是龍山寺正式向政府登記成為財團法人，而兩會也納入「財團法人臺灣省臺北市艋舺龍山寺」下的組織。龍山寺第 1 任觀音會、唸佛會的會長是龍山寺第 1 屆到第 7 屆（1963—1988）吳永言⁵¹董事長的夫人吳顏巡，因為是第 1 任會長，因此由董事長夫人擔任，爾後會長均由董事會派任，無固定任期，為終身職。⁵²從這種情況來看，我們比較有理由猜測戰後的觀音會有可能是接續戰前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活動記錄至少持續到 1935 年），因為後者的主事者即是龍山寺的頭人，戰後觀音會正式納入龍山寺的組織，但轉由董事長夫人擔任兩會的會長，夫人帶頭運作龍山寺的後援團體，女性作為龍山寺後援力量的意涵極其明顯。

47 《臺灣佛教月刊》，第 14 卷第 2 期（1960 年 2 月），頁 13。

48 《臺灣佛教月刊》，第 13 卷第 5 期（1959 年 5 月），頁 9。

49 《臺灣佛教月刊》，第 20 卷第 5、6 期（1966 年 5 月），頁 5。

50 第一次訪問 2018 年 4 月 14 日，黃書瑋時任副董事長。

51 吳永言（1908-1984）是日治時期總督府評議會員、艋舺區區長、龍山寺管理人吳昌才（1883-1928）的二兒子，吳昌才長子吳永榮也曾任龍山寺管理人，而吳永富於 1940 年任龍山寺寺務幹事，曾孫吳祚明現任龍山寺董事。

52 根據寺務組長張雪玲提供的紀錄，1966 年唸佛會代表人是連蓮增，觀音會是林蔡赤。1970 年，唸佛會才改成連龔抱治。1963 年通過修正團體組織章程，修正之後才有這些團體會員的正式代表，會員代表 3 年一任，由他們自己推選，可連選連任。故 1963 年以前，唸佛會屬於一般性自主團體，之後才通過龍山寺正式的董監事會議納入龍山寺組織。

觀音會與唵佛會成為龍山寺正式登記隸屬的組織後，共經歷了 3 任會長，第 1 任會長是吳顏巡，她是吳永言董事長的夫人，1966 年，唵佛會的代表人是連蓮增，觀音會的代表人是林蔡赤，到了 1970 年，唵佛會才改由顧問連蓮增的夫人連龔抱治⁵³擔任會長。連龔抱治 1987 年過世後，就由她的女兒連錦綉擔任觀音會、唵佛會會長。⁵⁴連錦綉會擔任兩會會長，是因為當時連龔抱治過世後沒有合適的人選來當會長，於是龍山寺的前任董事長黃種煌就勸進連錦綉接任會長。連錦綉也在龍山寺第 10 屆起的董監事會擔任常務監事。⁵⁵

龍山寺觀音會不似一般的神明會是固定的祭祀團體，它是一個非固定成員的祭祀組織。一年有 3 次聚會，分別是在觀音菩薩的聖誕日、成道日與出家日前舉行半日的法會。觀音會的成員只要在公告的時間內繳 500 元便可以成為觀音會的會員，會參加觀音會會員的多半是寺裡的信徒、效勞生、誦經生和員工，以女眾居多。500 元是聚餐的費用以及請法師誦經的供養金。每次的觀音會活動之後都有盈餘，日子一久這些盈餘便累積出一筆很可觀的數目，早期觀音會是有自己的獨立戶頭，信徒參加觀音會的收據也是另外開的，但曾受人懷疑有吃錢嫌疑遭人檢舉，調查局便來寺調查，因此現在觀音會帳目全歸寺裡統計，沒有另設戶頭。

現今多數觀音會的老成員，很多人是龍山寺住持慧印法師的徒弟。慧印法師（1935—2004），6 歲就過繼給賢頓法師（1903—1986），從賢頓法師剃度，受戒法師是白聖法師（1904—1989），其燄口唱誦與演法係傳承自賢

53 連龔抱治亦擔任過龍山寺之第 4、5、6、7、8 屆的監事。

54 1987 年 10 月 23 日，龍山寺第 8 屆第 17 次董監事會曾為觀音會和唵佛會訂定一個組織規則。這說明連錦綉上任之後，就一直在龍山寺管理組織的規範下存在。

55 2015 年起任財務董事，於 2018 年 8 月董事會改選後為常務董事。

頓法師，⁵⁶ 慧印法師自 1968 年起在龍山寺法務組擔任住僧，⁵⁷ 1987 年起擔任住持，到 2004 年過世，前後時間長達 36 年，而且他都住在龍山寺。有段時間大家都說，「拜斗要找指南宮，經懺要找龍山寺」，就是因為慧印法師擅長經懺的關係。龍山寺本來沒有拜月老，是慧印法師不知何時從外面帶來一尊月老，最初是奉在媽祖殿內給信眾祭拜，會帶進月老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信眾為了子女婚嫁的事一直問法師哪裡可以求姻緣，住持和尚乾脆從外面帶進月老，後來原始那尊被偷了，信眾因已長久拜習慣，只好重雕一尊。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會在住持法師旁邊一直請求的，應該就是跟著慧印法師一起誦經禮佛的觀音會或唸佛會的會員，特別是每日來龍山寺效勞共修的誦經生和效勞生，因為女性通常比較關注自己或子女的婚姻問題。以下是慧印法師與龍山寺觀音會和唸佛會的信眾合影，從上下兩張圖，只看到下圖中有一位男性穿海青的信眾，其餘都是女性。圖一下在慧印法師右二戴項鍊的那位女士即是連錦綉會長，而那位穿著比較不一樣的是周黃月江監事。

56 陳省身，《普濟幽冥：瑜伽焰口施食》，（臺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頁 38。

57 根據慧印老和尚生平年表，1963 年因緣際會開始在龍山寺掛單。幾年之後才在龍山寺有職務，根據張雪玲和心悟法師的說法，他 1968 年就在龍山寺法務組。



圖1 1991年，龍山寺寺慶260週年，慧印法師與龍山寺誦經生合影。
資料來源：翻拍自釋明靄，《慧印上人行傳》。

龍山寺前殿開山廳旁有一個小房間，是專門給觀音會和唸佛會成員休息的地方，如下圖。



圖 2 觀音會、唸佛會休息室位在龍山寺前殿開山廳旁，平日做為觀音會唸佛會成員休憩地點。

資料來源：2018 年 9 月楊璟惠拍攝。

觀音會以提倡信奉觀音佛祖、宏揚佛法、宣導教義，進而發揮佛陀慈悲仁愛精神，藉使一般信徒加強團結，體會佛心，行善積德，福利社會為宗旨，為龍山寺之附屬團體，一般信眾均可自由參加。從其宗旨可見觀音會並不設限於艋舺地區。

目前觀音會會址設於龍山寺內，大部分的會務都由龍山寺的職員辦理。設會長 1 人，任期 3 年，其聘任或解任受龍山寺董監事會通過後實施。會長下設委員若干人，由每年會員中之值年爐主擔任。比較特別的是觀音會爐主與一般神明會爐主不同，其爐主皆為自願性，可多人擔任，且無需

供奉觀世音菩薩的神尊，任期 1 年，協助處理會務及祭典事宜，要擔任爐主的人，只要那一年繳交 3,000 元，就可擔任該年 3 次法會的爐主，不用卜杯。由此看來觀音會並不像一般的神明會，沒有神明香爐，雖然有爐主，也不是卜杯產生，爐主也不用特別準備供品。現任觀音會會長和唸佛會長為同一人，皆是龍山寺財務董事連錦綉。龍山寺正殿內十八羅漢及伽藍護法基座為觀音會捐獻，正殿次間的後簷柱亦為該會捐獻。觀音會的會員人數依據 2018 年的統計，有 527 人，但是 2017 年卻有超過六百人，因為有繳錢就算，所以人數是浮動的。

至於龍山寺唸佛會，以提倡信奉阿彌陀佛、弘揚佛法、宣導教義，並定期薦拔為國陣亡三軍將士，各姓先靈往生蓮邦為宗旨。為龍山寺的附屬組織，一般信眾皆可參加。唸佛會成員約一百多人，他們平時在龍山寺念佛誦經或是共修，法會的時候，特別是每年阿彌陀佛誕辰之前，即 11 月 11 日至 17 日連續舉行 7 天的念佛法會。會員人數並無固定，彌陀期法會期間繳交會費者，為當年之會員。以前唸佛會帳目獨立的時候，對龍山寺的建設亦有過捐輸，龍山寺牌樓圍牆及念經堂新建工程，即為該會捐助。

綜上所述，觀音會和唸佛會既是龍山寺的附屬組織，也是龍山寺的後援與護持組織，關鍵在於這兩個會原來都是有自己的財產的。會員每年要繳會費，法會後舉辦聚餐的結餘，就納入會產，長久以來，累積的資產應該相當豐富，這由兩會持續護持龍山寺的建設項目可見一斑，例如龍山寺在板橋所建立的文化廣場，觀音會和唸佛會都有捐輸，龍山寺行政大樓的建設也是一樣。由於先前其帳目與龍山寺本身的帳目是分開的，所以歷次的捐輸應該都查得到。

叁、艋舺龍山寺觀音會與唸佛會成員參與的信仰活動

有關龍山寺每年例行的祭典活動，辜神徹的論文已有詳細的敘述，⁵⁸龍山寺大部份的祭典活動觀音會與唸佛會的會員都會參與。本節著重在龍山寺各項法會中兩會成員主要參與的部份。兩會資深會員可進入龍山寺大殿，偕同誦經，甚至協助鐘鼓敲打。龍山寺觀音會目前主要信仰活動除參與龍山寺的中元祭典外，每年觀世音菩薩聖誕、成道、出家紀念日前 3 天，即 2 月 16 日、6 月 16 日、9 月 16 日，分別在龍山寺舉行祈福法會，9 月的活動尤為盛大，自由參加，並繳會費（每次 500 元），中午於後殿舉行平安宴聚餐。⁵⁹而唸佛會的主要信仰活動是 11 月的彌陀法會，法會之後即是阿彌陀佛聖誕，唸佛會會員於中午舉行平安宴聚餐。但是兩會成員對於 7 月在地藏王廟舉行的超渡法會，以及 9 月在龍山寺舉行的「藥師法會」（民間慣稱拜斗），也都會熱心參加。兩會的會員除了參與龍山寺的法會活動之外，平日來參加龍山寺的早晚課，或是參與共修活動，這樣的會員約有一百多人，以女性居多，龍山寺成為她們的共修道場。以下簡述兩會會員所參與的法會活動。

一、觀音法會

龍山寺每年舉辦 3 次觀音法會，2 月慶祝觀音聖誕，6 月慶祝觀音成道，9 月慶祝觀音出家。每次觀音法會之後，都會舉行觀音平安宴，觀音會的會員聚餐聯誼。觀音法會都是由法師領眾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然後上午供，另有祭拜觀音會先賢的儀式，當日會展示「先賢聯」設案供奉先賢，中午聚餐。3 次的法會中，2 月與 6 月都只有半天的時間，9 月的法會最為盛大，陳省身對龍山寺 9 月的觀音法會之科儀與主法法師有詳盡的介

58 辜神徹，〈艋舺龍山寺的信仰文化與祭祀活動〉，《臺灣文獻》第 59 卷 1 期（2008 年 3 月），頁 115-172。

59 農曆 2 月 16、6 月 16 日，中午舉行會員平安宴，9 月 18 日於下午 6 時舉行會員平安宴。

紹。⁶⁰ 9月的觀音法會大致上是從9月16日開始到9月18日：16日，上午發表開經、慈悲報恩寶懺、午供、慈悲報恩寶懺；17日，慈悲三昧水懺、午供、慈悲三昧水懺；18日，齋天、拜祭先賢、餵口施食，晚上舉行平安宴。

現在2月的觀音聖誕也會祭拜先賢，就是觀音會已經過世的爐主。以前則只有9月的時候會把先聯拿出來拜。通常觀音會的爐主過世之後，家屬便會拿訃聞到龍山寺來，她的名字便會被記載在先輩圖上（參見圖3）。這份先輩圖從形式上來看，和臺北地區常見的先輩圖並沒有什麼不同，一樣都是用紅紙書寫，一樣分左右兩邊，最不一樣的是裡头的名字絕大多數是女性，筆者認為這是全臺僅見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說，自古以來，臺灣所能見到的先輩圖，無論是中部地區軒園曲館的先輩圖，或是北部地區北管軒社的先輩圖，⁶¹ 清一色都是男性的，因為子弟組織本來就是男性的組織，傳統地方公廟多由地方頭人或地方仕紳帶頭建立與管理，因此董監事的先輩圖大多數是男性的名字，也不足為怪。但是龍山寺觀音會的先輩圖，累積了從1960年代以來已故的會員名錄，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根據龍山寺最新統計觀音會先輩218人，其中21位男性，179位女性，還有18位無法確定性別。這表示龍山寺觀音會的女性信眾已經開了先河，她們一樣可以參與龍山寺的祭典活動，而且不只是誦經，有時甚至可以代表主祭。2018年農曆6月16日觀音法會的午供，就由觀音會會長連錦綉站在殿前正中央、主法法師的背後隨拜，過去是董事長親自參與，但是這一年是由連錦綉代表。

60 陳省身，〈臺北艋舺龍山寺觀音會9月法會研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17期（2011年12月），頁83-91。

61 根據經常調查廟會活動的王俊凱先生說，田野所見的先輩圖還有轎班會、神明會或是同業公會也會看到祭祀先輩圖的情況，以此緬懷故世先輩。

根據龍山寺的統計，2017 年爐主有 169 人，2018 年有 157 人。而參加平安宴的人數，依據這兩年的情況，大約有五六百人，因此每次平安宴大概都有五十幾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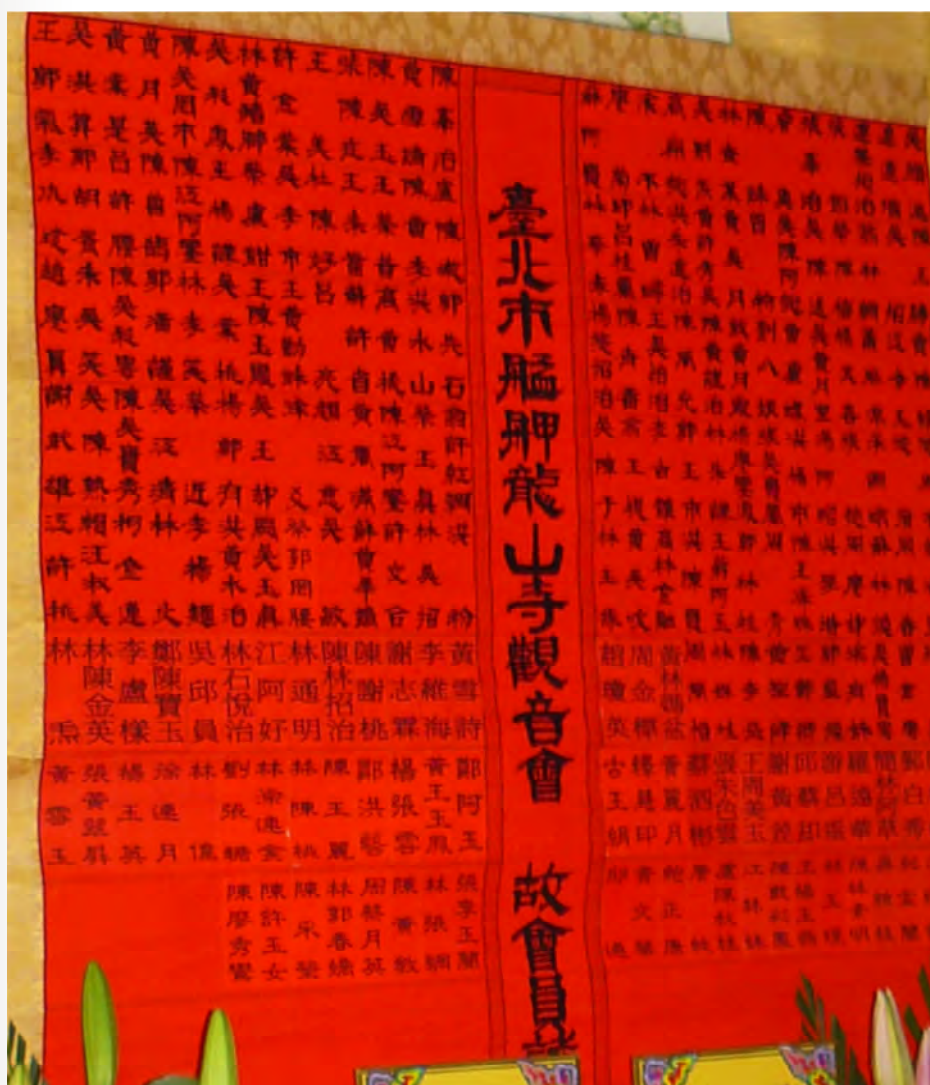


圖3 「臺北市艋舺龍山寺觀音會已故會員先輩圖」。

資料來源：辜神徹提供

以 2018 年為例，農曆 2 月 19 日（國曆 4 月 4 日）觀世音菩薩聖誕，龍山寺在上午 11 時於圓通寶殿舉行祝聖，暨平安燈圓滿謝燈典禮。2018 年農曆 6 月 19 日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龍山寺除了例行祭祀之外，並在之前舉行了消防器材捐贈儀式。6 月 16 日觀音聖誕的法會，午供的時候，觀音會的會長連錦綉盛裝參與，兩旁站著穿海青的誦經生，絕大多是女性，年紀偏大，不過也有幾位身穿海青的居士在殿內或殿外與祭。

每年農曆 2 月 16 日與 6 月 16 日龍山寺舉辦半天的觀音法會之後，以及 9 月 16 日至 18 日 3 天的法會，第 3 天中午，龍山寺都會舉辦觀音會平安宴，屆時會有觀音會的大會活動，多數會員會參與。要參加平安宴的會員，每人繳交 500 元即可。也可以說觀音會最初成立的目的即是要讓會員能夠進行傳統神明會的「吃會」，所以龍山寺觀音會也具有傳統神明會的部分意涵。

二、超渡法會（7 月）

這個法會正式名稱叫做「地藏王菩薩祝聖拔薦法會」，或稱「超薦法會」，每年地藏聖誕，於 7 月 24 日開始，到 7 月 30 日結束，第 1 天上午發表、禮懺、午供、下午引魂，25 日到 29 日每天禮懺，上午 11 點午供，最後結束時是禮懺連晚課，30 日上午是禮懺祝聖午供連放榜，下午燄口施食。超渡法會是在萬華地藏王廟舉行，地藏王廟也是萬華龍山寺管理的寺廟，超渡法會一年只能提供四千多個蓮位，因此信眾常常要徹夜排隊才能登記到蓮位，而寺裡的效勞生因為習慣早起，所以她們一大早就去排隊。法會當中也會供奉龍山寺已故董監事的香位。以下第 4 節會詳列戰後歷屆各董監事的名氏，即是從此先聯而來。一個有趣的對比是此董監事的先聯，除了少數幾位女性董監事及顧問，即林蔡赤、連龔抱治、李徐緞、魏顏碧霞、徐連月，絕大多數是男性，與前頁（圖 3）所列出的觀音會先聯名單，絕大多數是女性，形成強烈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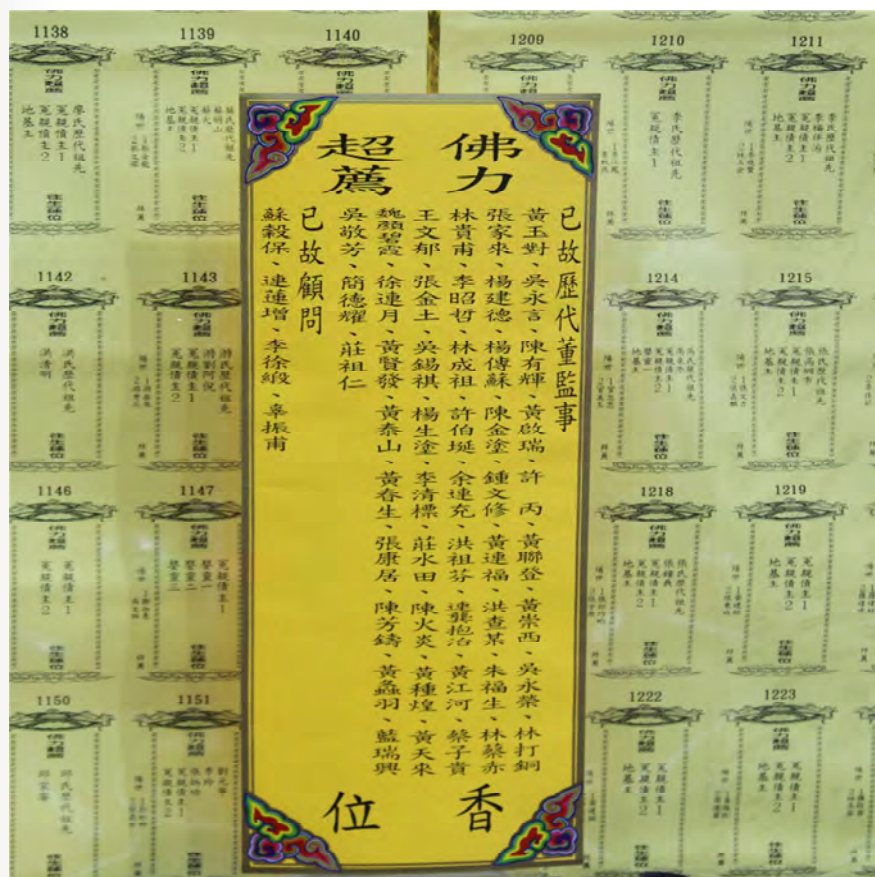


圖 4 「艋舺龍山寺超薦牌位」：2018 年龍山寺農曆 7 月的超渡法會，供信徒立牌位之外，也供奉已故的 52 位董監事牌位。

拍攝地點：地藏王廟前。

資料來源：楊璟惠攝影。

三、藥師法會（9 月）

民間慣稱「禮斗法會」，根據施女士的口訪，1960、1970 年代，每年 9 月拜斗，從 9 月 1 日開斗到 9 月 9 日圓斗，共 9 天的禮斗法會，初一發表，初二、初三和初四才由龍山寺一團誦經團負責誦經，初五、初六和初七就換另外一團來誦經。白天都是法師在進行法會，一直到下午 6 點，誦經生都是晚上來誦經，從晚上 7 點到 9 點。但是，現今龍山寺法會行事曆名稱主要稱為「藥師法會」，主法者心悟法師常將此合稱為「藥師禮斗法

會」，法會的行程主要是 9 月初一發表、開燈（或開斗），初二到初七主法法師上午 9 時 30 分起領頌《萬佛洪名寶懺》（俗稱拜萬佛、萬佛懺），中午 11 時午供，下午 2 時開始亦持誦萬佛懺，持續 6 天。9 月初八，下午 7 點左右點「藥師燈」並禮誦《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9 月初九，上午 9 點齋天，下午 2 時半焰口施食。法會期間，大殿兩側有觀音會唸佛會資深成員跟著誦經參拜，殿外亦有許多信眾跟著誦經拜佛。

四、彌陀法會（11 月）

每年農曆 11 月 11 日至 16 日念佛法會，到 17 日慶祝阿彌陀佛聖誕，第 1 天上午和下午都在念佛繞佛，只有上午 11 點的時候午供，第 2 天上午大迴向和祝聖，中午舉行唸佛會會員的平安宴，下午燄口施食。唸佛會沒有爐主，所以唸佛會雖然也有平安宴，比較不像傳統的神明會。

五、早晚課

龍山寺平時早晚課都有觀音會成員或唸佛會成員參與。早課時間是上午 6 點十分開始，初一、十五和佛誕日改為六點開始，晚課時間皆為下午 3 點 50 分開始。通常她們每天 4 點就來，清潔打掃龍山寺，6 點開始早課，7 點結束，之後吃早齋，8 點到 9 點之間有共修。我們現在看到龍山寺的早晚課參加的以女性信眾佔絕大多數，早晚課也都穿上海青。

據一位年輕輩友人說，她 10 歲（1979 年）之前住在萬華，媽媽是大稻埕嫁到萬華來的，媽媽是唸佛會的成員，每天早上天未亮就去龍山寺參加早課，並參加共修，那時候的早課，大殿站滿了人，男女老幼都有，一位出家法師身穿袈裟站在最前面領眾，男眾站在前面，女眾在後面，男女眾平均，並沒有說女眾比較多，⁶² 那時候左鄰右舍很多都會結伴去參加早晚

62 不過如前文所言，觀音會的先輩共 218 人，其中 21 位男性，179 位女性，還有 18 位無法確定性別。雖然這些先輩是每年有繳交三千元的爐主，並非觀音會全部的實況，但是仍能反映 1962 年以來觀音會男女比例的情況，所以說男女眾平均可能是這位報導人小時候沒特別注意性別的議題產生的粗略模糊的印象。

課，大人小孩都有。⁶³ 那個時候應該是慧印法師在龍山寺擔任住持，早課應該是他帶領。我們看到 1993 年法會的照片，核心的信眾已都穿上海青（如圖 1）。

肆、核心女性信眾以日常效勞和法會誦經為主

本節將透過一位資深的觀音會和唸佛會的女性成員的深入訪談，管窺龍山寺的核心女性信眾如何與龍山寺結緣，她們在龍山寺的宗教實踐與其個人生命的密切關係。

一、從一位觀音會和唸佛會資深會員的訪談談起

本研究有機會訪問一位艋舺龍山寺觀音會和唸佛會的資深會員施女士，⁶⁴ 她是龍山寺內部所推薦的，因為其輩份最高、年紀最長，歷經兩位住持觀妙法師和慧印法師的時代，再者，她仍能侃侃而談自己與龍山寺結緣並參與龍山寺法會的歷史。從她的訪談內容，我們大致可以瞭解龍山寺裡一百多位屬於觀音會和唸佛會的女性虔信者的樣貌，和她們之所以長期與龍山寺結下不解之緣的因素。

施女士現年 85 歲，由於去年脊椎開過刀，拄著拐杖，行動有些不便，但還是可以自行行走。她說，年輕時就常常來龍山寺拜拜，嫁人以後也一樣，一直到孩子比較大了，才參加觀音會和唸佛會，一開始也只是一般會員，後來觀音會和唸佛會的會長連龔抱治，因為帶他們去旅遊，就鼓吹他們加入爐主，所以施女士後來成為觀音會爐主，唸佛會是沒有爐主的，當爐主的人，一年要繳交三千元，百年之後可以把名字寫在觀音會的「先聯」

63 2018 年 8 月 15 日訪問林孟蓉女士。

64 此訪談是龍山寺副董事長黃書瑋和寺務組長張雪玲協助安排進行的。很感謝施女士不辭辛勞，從中和來寺受訪。時間：2018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 點 30 分到 4 點，地點：龍山寺後殿一樓福智大師紀念堂。

（即先輩圖）上，觀音佛祖聖誕，可以跟佛祖一起吃飯，為了這樣的殊榮，她就加入爐主了。她也有參加龍山寺的誦經團，她說他們那一輩的誦經生，都是觀妙法師的弟子，分成兩團，每一團大約二十幾人，一團是張師姐（好像叫張美雲，已往生）當團長，一團是李太太，施女士主要是參加李太太那團。

施女士說，龍山寺現有的誦經生裡，屬於觀妙法師的弟子只剩十幾人，其他人都往生了，目前是慧印法師的弟子擔任誦經生的較多。觀妙法師的弟子都是在龍山寺皈依觀妙法師，誦經也是觀妙師教的。而施女士是三十幾歲皈依觀妙法師，等她有空要學誦經的時候，觀妙師已往生，所以她會誦經並不是觀妙法師所教。她說師父給她的法號叫「言定」，因為師父看她不太會說話，所以給她這個法號。⁶⁵ 她說有一位師姐，脾氣不好，來龍山寺就跟人吵架，師父就叫她早課後去找他，並給了她法號「忍定」，希望她能夠學會忍。她還說，守定法師二十幾歲，就來龍山寺，觀妙法師當時就跟她說，妳以後會出家，後來果真出家了。觀妙法師在土城頂埔還有間寺院叫「妙覺禪寺」，西園路上也有「妙覺精舍」，四五年前便由其徒弟守定法師接管，她們這些徒弟都會去幫忙。

施女士未出嫁時，和媽媽住在南京東路，那時就來龍山寺幫忙了，結婚以後，搬來搬去，住過信義路、萬華、中和，她是住在信義路的時候，皈依觀妙師的。施女士說最早去龍山寺時，都是騎腳踏車去的，先在門口拜一拜，再騎車去上班，下班以後，也繞到龍山寺拜一拜，才回去。她說觀妙法師會講《妙法蓮華經》，也依《法華經》修持，每次閉關也拜這部經，一字一拜。施女士說她也是修持這部經，直到現在每月仍會誦一部。她說沒皈依的時候，就開始聽觀妙師講經。說到皈依因緣，她說也很奇妙，有一次睡夢中，有人跟她說妳拜佛拜得這樣虔誠，怎麼不皈依，她心裡就想

65 施女士頭腦非常清晰，講話頭頭是道，速度還蠻快的。佛教徒都會相信師父取的法號是有深意的。

那要皈依誰呢，結果夢中有一個小孩子帶她去找觀妙法師。在她三十幾歲時，觀妙師的妙覺精舍，平常初一十五都可以皈依，她平常沒時間，3 月初十那天精舍剛好有法會，有個女生就跟她說這天可以皈依，她就是那天皈依的。觀妙法師在當龍山寺住持的時候，沒有共修，只有早晚課，還有初一十五誦經。1968 年觀妙師往生的時候，施女士有到龍山寺參加葬禮，那時觀妙師的遺體放在龍山寺開山廳，出殯到中山北路那邊的殯儀館火化，葬禮風光熱鬧。之後有一段時間沒去龍山寺，被廣定師（觀妙師徒弟）看到，就叫她回來。

施女士五十幾歲就不再工作了，從那之後，每天到龍山寺當效勞生幫忙，先在廚房洗碗、撿菜。去年沒開刀以前，差不多每天來，大約上午 6 點到，做完早課，就一起參加共修，住持慧印法師帶領，所以這樣每天來龍山寺的時間已經 30 年了。也有一段時間早上四五點就來，幫忙打掃，拖地、洗大埕，肥皂粉倒下去刷，將大埕刷得很乾淨。施女士說，她每天早上來，有時去誦經，有時去效勞，也沒有什麼人在管，好像有發牌子。她說早課都要穿海青，皈依之後就有海青，她有兩件戒衣，是受戒後才有的，1981 年施女士在劍潭臨濟寺受五戒。⁶⁶ 之後施女士還去臺中的一家寺院受了菩薩戒。所以她有五戒和菩薩戒的戒衣。施女士還提到，去年開刀手術期間，因為不斷地持念觀世音菩薩聖號，歷經手術時一點也不覺得痛，開刀以後醫生要她復健，還要她爬上樓去，那時她竟看到菩薩站在樓上聲聲喚她，她竟也順利地一步步登上樓，開始她艱難的復健。

我們可以把施女士一輩子在龍山寺拜佛、念佛、學佛的過程分成 4 個階段，第 1 個階段是她年輕未嫁時，常來龍山寺拜拜。第 2 個階段是她三十幾歲以後，可以說是她認真學佛禮佛誦經的時期，不僅皈依龍山寺的住持觀妙法師，而且精進學佛受五戒和菩薩戒，她也參與龍山寺觀音會和唸

66 1981 年臨濟寺戒會，是為了慶祝白聖長老 80 歲壽誕而舉辦三壇大戒，有附授在家居士的五戒和菩薩戒。

佛會，並成為爐主，常常在龍山寺誦經念佛共修，不過由於工作的關係，也會有間斷的時候。第 3 個階段是五十幾歲退休之後，幾乎每天跑龍山寺效勞的階段，每日來龍山寺參加早晚課和共修，也擔任效勞生的工作，龍山寺的法會誦經她也大都參加。直至去年 84 歲高齡了，又因手術的關係，行動不便，才停止到龍山寺效勞，在家修持，仍舊不斷日課。⁶⁷

我們很難想像艋舺龍山寺這樣的地方公廟，能夠孕育出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龍山寺主祀觀音，虔誠信仰觀音佛祖的信眾，能夠從觀音廟裡孕育出來這還不難理解，但是龍山寺由於長期有出家法師擔任住持並且住寺，從福智法師，到覺力、妙應、真常、達華法師，到觀妙、通明、慧印法師，大約 95 年之間（1909-2004），住持僧侶沒有斷過，甚至寺內曾有僧眾的寮房。藉著觀音會和唸佛會的信徒組織，讓一批女性信眾得以長期護持龍山寺，並且能夠修學佛法。

過去有關臺灣的「巖仔」的研究曾經區分寺與廟，廟是祀神的地方，有香火的意象，而寺院則是供佛的地方，有修行的意涵。⁶⁸ 照理香火廟和修行寺的區分，傳統上應該是很明顯的，但筆者近年研究神佛授法者的宗教經驗，發現許多能與神佛通靈溝通的宗教人士，往往他們所建立的神壇或廟宇，多具有帶領信眾修行的宗教活動，凸顯修行廟在當今的臺灣社會愈形增多，廟宇不一定只是香火的性質，晚近的廟宇，修行廟越來越增加。⁶⁹ 而龍山寺既是地方上的香火大廟，且早在日治時期即是臺灣佛教發展的重要基地，覺力法師的法雲寺派更藉著龍山寺得以壯大發展。更由於僧侶住寺的關係，也因為戰後觀音會和唸佛會的設置嘉益了許多虔誠的學佛者

67 寺務組長張雪玲說，後來避免高齡的觀音會和唸佛會信眾一大早來龍山寺發生危險，就規定 80 歲以後不能再當效勞生，寺方不發牌子，但有些老信眾還是無法改變習慣，還是想來。

68 林美容，《臺灣的齋堂與巖仔——民間佛教的視角》，（臺北：臺灣書房，2008 年）。

69 林美容、林育嫻，〈通靈與修行——神佛授法者的修行經驗〉，《宗教人類學》第 7 輯（2017 年 8 月），頁 137-165。

與觀音的信仰者。從施女士的案例我們不難看到現在像她這樣常來龍山寺奉獻勞務和參與誦經的核心信眾雖然只有一百多人，近年有繳交會費的則有五六百人，可視為基礎信眾。如果加上已過世的觀音會先輩 218 人（其中 21 位男性，179 位女性，還有 18 位無法確定性別），當然也有觀音會的會員沒有擔任爐主，而沒有列名在先輩圖上面，可知實際參與過觀音會的會員，應不只此數。可以說戰後以來，做為龍山寺核心的信眾的觀音會成員至少大約有三百多人，而其中有九成左右是女性。

如果更進一步分析，或許我們有理由相信，觀音會和唸佛會的成員，應該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管理階層的董監事或其女性家屬，像擔任過會長的吳顏巡或是連龔抱治與連錦綉母女，會參加觀音會和唸佛會，但是也有更多是和管理階層無關的一般女性信眾，構成了觀音會和唸佛會的主體。

二、與龍山寺董監事的性別反差

本文既然從性別的面向觀察艋舺龍山寺的觀音會和唸佛會，很自然就注意到以女性居絕大多數的兩會，作為龍山寺的後援團體與附屬團體，其和董監事成員的性別反差。和大部份的地方寺廟一樣，龍山寺歷來的董監事男性佔了絕大部分，根據《艋舺龍山寺全志》，龍山寺從清代嘉慶年間以來，一直到日治時期，⁷⁰ 管理廟務的董事或管理人，清一色都是男性，戰後初期也依然如此，⁷¹ 到了 1963 年龍山寺成立財團法人之後，董監事才開始有女性出現。以下簡表臚列董監事和顧問的姓名，女性的董監事或顧問用「粗體字」標出，歷屆的董監事和顧問，每屆從 14 人到 21 人不等，但是女性從 1 人到 5 人而已，女性董監事最多的一屆是第十四屆，男性 15 人，女性 5 人，性別比例是 3：1。而董監事和顧問不論男女，和觀音會和唸佛會有關的主要是吳家和連家。連蓮增在 1966 年就擔任龍山寺的顧問，其妻

70 日治時期林士快、蔡達卿、李孫蒲、施性館、辜顯榮、吳昌才、林卿雲、陳天來、蔡彬淮都擔任過管理人。

71 1950 年代艋舺龍山寺由許丙、黃玉對、辜振甫、吳永榮、林景文擔任管理人。

連龔抱治在 1972 年成為龍山寺的監事，直至 1988 年都擔任監事之職，1988 年女兒連錦綉繼之成為監事，任職至 2012 年，之後成為財務董事，主掌龍山寺的財政大權，直至 2018 年卸任財務董事，改任常務董事。連家還有一位連月，擔任過監事和董事，她的媳婦李玥玲，也在 2009 年成為董事，但她們兩人不是兩會的成員。另外還有一位連永松在 2015 年擔任監事。

表 2 財團法人艋舺龍山寺歷屆董監事名單和性別比例（龍山寺提供）

屆次	年月	董監事和顧問姓名		男	女
第 1 屆	1963 年 7 月 1966 年 6 月	董事長	吳永言	21	1
		董事	黃玉對 陳有輝 黃啟瑞 辜振甫 許丙 黃崇西 林打銅 黃種煌 楊傳蘇 黃聯登 吳永榮 張家來 楊建德 陳金塗		
		監事	鍾文修 黃連福 洪查某 朱福生 林蔡赤		
		顧問	蘇穀保 連蓮增		
第 2 屆	1966 年 7 月 1969 年 6 月	董事長	吳永言	20	2
		董事	黃啟瑞 張家來 陳有輝 黃聯登 李昭哲 楊建德 黃種煌 林打銅 吳永榮 朱福生 楊傳蘇 林貴甫 辜振甫 黃崇西		
		監事	鍾文修 黃連福 洪查某 林蔡赤 林成祖		
		顧問	連蓮增 李徐緞		
第 3 屆	1969 年 7 月 1972 年 6 月	董事長	吳永言	20	2
		董事	黃啟瑞 張家來 黃聯登 辜振甫 楊建德 黃崇西 黃種煌 林貴甫 林打銅 朱福生 楊傳蘇 余連充 許伯埏 洪祖芬		
		監事	鍾文修 黃連福 洪查某 林蔡赤 林成祖		
		顧問	吳永榮 李徐緞		

屆次	年月	董監事和顧問姓名		男	女
第 4 屆	1972 年 7 月 1976 年 6 月	董事長	吳永言	20	2
		董事	黃啟瑞 張家來 楊建德 黃種煌 辜振甫 黃聯登 黃崇西 林貴甫 林打銅 朱福生 楊傳蘇 余連充 許伯埏 洪祖芬		
		監事	鍾文修 黃連福 洪查某 林成祖 連龔抱治		
		顧問	吳永榮 李徐緞		
第 5 屆	1976 年 7 月 1979 年 6 月	董事長	吳永言	20	2
		董事	張家來 黃種煌 黃崇西 余連充 許伯埏 朱福生 洪祖芬 陳芳鑄 楊傳蘇 楊建德 林貴甫 黃天來 黃欽山 黃江河		
		監事	黃連福 連龔抱治 蔡子貴 莊祖仁 王文郁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第 6 屆	1979 年 7 月 1982 年 6 月	董事長	吳永言	19	3
		董事	黃崇西 張家來 陳芳鑄 黃江河 黃天來 朱福生 黃欽山 林貴甫 洪祖芬 楊建德 張金土 魏顏碧霞 許伯埏 吳錫祺		
		監事	王文郁 莊祖仁 黃種煌 連龔抱治 楊生塗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第 7 屆	1982 年 7 月 1985 年 6 月	董事長	吳永言	19	3
		董事	黃崇西 張家來 陳芳鑄 許伯埏 黃天來 黃江河 黃種煌 朱福生 林貴甫 洪祖芬 黃欽山 張金土 吳錫祺 魏顏碧霞 黃世守		
		監事	黃種煌 連龔抱治 莊祖仁 王文郁 楊生塗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艋舺龍山寺觀音會和唸佛會之歷史與現況——兼論女性虔信者在寺廟組織中的角色

屆次	年月	董監事和顧問姓名		男	女
第 8 屆	1985 年 7 月 1988 年 6 月	董事長	黃崇西	19	3
		董事	張家來 陳芳鑄 許伯埏 黃種煌 朱福生 洪祖芬 林貴甫 黃欽山 黃天來 黃世守 莊祖仁 魏顏碧霞 楊生塗 黃賢發		
		監事	張金土 連龔抱治 王文郁 黃春生 李清標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第 9 屆	1988 年 7 月 1991 年 6 月	董事長	黃崇西	19	3
		董事	陳芳鑄 黃天來 黃世守 張家來 朱福生 黃欽山 許伯埏 黃種煌 莊祖仁 黃蠡羽 黃賢發 魏顏碧霞 黃春生 林貴甫		
		監事	張金土 王文郁 莊水田 連錦綉 楊生塗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第 10 屆	1991 年 7 月 1994 年 6 月	董事長	黃種煌	19	4
		董事	陳芳鑄 許伯埏 王文郁 黃欽山 朱福生 林貴甫 黃天來 莊祖仁 魏顏碧霞 黃世守 黃賢發 黃春生 黃蠡羽 黃泰山		
		監事	連錦綉 張康居 周黃月江 吳敬芳 陳火炎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第 11 屆	1994 年 7 月 1997 年 6 月	董事長	黃種煌	19	4
		董事	陳芳鑄 王文郁 黃欽山 黃蠡羽 黃天來 莊祖仁 黃世守 魏顏碧霞 黃賢發 黃春生 黃泰山 高而潘 簡德耀 黃書瑋		
		監事	連錦綉 張康居 周黃月江 吳敬芳 陳火炎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屆次	年月	董監事和顧問姓名		男	女
第 12 屆	1997 年 7 月 2000 年 6 月	董事長	黃種煌	19	4
		董事	陳芳鑄 王文郁 黃欽山 黃蠡羽 黃天來 莊祖仁 黃世守 魏顏碧霞 黃賢發 黃春生 黃泰山 高而潘 簡德耀 黃書瑋		
		監事	連錦綉 張康居 周黃月江 吳敬芳 陳火炎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第 13 屆	2000 年 7 月 2003 年 6 月	董事長	黃欽山	18	5
		董事	陳芳鑄 王文郁 黃蠡羽 黃天來 莊祖仁 黃世守 黃賢發 魏顏碧霞 黃春生 黃泰山 高而潘 黃書瑋 簡德耀 黃書鼎		
		監事	連錦綉 張康居 周黃月江 吳敬芳 連月		
		顧問	辜振甫 李徐緞		
第 14 屆	2003 年 7 月 2006 年 6 月	董事長	黃欽山	15	5
		董事	陳芳鑄 黃蠡羽 黃書瑋 簡德耀 莊祖仁 黃世守 黃賢發 黃春生 黃泰山 魏顏碧霞 高而潘 黃書鼎 周黃月江 黃政旺		
		監事	連錦綉 張康居 吳敬芳 連月 黃逸雲		
第 15 屆	2006 年 7 月 2009 年 6 月	董事長	黃欽山	16	4
		董事	陳芳鑄 黃蠡羽 黃書瑋 簡德耀 莊祖仁 黃世守 黃賢發 黃春生 黃泰山 高而潘 黃書鼎 周黃月江 黃政旺 連月		
		監事	連錦綉 張康居 吳敬芳 黃逸雲 吳祚明		
第 16 屆	2009 年 7 月 2012 年 6 月	董事長	黃欽山	17	3
		董事	黃書瑋 陳芳鑄 黃蠡羽 簡德耀 黃泰山 黃世守 莊祖仁 黃書鼎 黃賢發 黃春生 高而潘 黃政旺 黃逸雲 李珣玲		
		監事	連錦綉 張康居 吳敬芳 吳祚明 黃政朝		

艋舺龍山寺觀音會和唵佛會之歷史與現況——兼論女性虔信者在寺廟組織中的角色

屆次	年月	董監事和顧問姓名		男	女
第 17 屆	2012 年 7 月 2015 年 6 月	董事長	黃欽山	17	3
		副董事長 寺務董事	黃書瑋		
		副董事長	黃鑫羽		
		常務董事	陳芳鑄 簡德耀		
		財務董事	連錦綉		
		董事	莊祖仁 黃世守 黃春生 高而潘 黃書鼎 黃政旺 黃逸雲 李玥玲 黃大瑞		
		常務監事	吳祚明		
		監事	吳敬芳 黃政朝 連永松 張康居		
第 18 屆	2015 年 7 月 2018 年 6 月	董事長	黃欽山	17	3
		副董事長 寺務董事	黃書瑋		
		常務董事	莊祖仁 黃世守 簡德耀		
		財務董事	連錦綉		
		董事	高而潘 黃書鼎 黃政旺 黃逸雲 李玥玲 黃大瑞 陳欽明 黃義一 吳敬方		
		常務監事	吳祚明		
		監事	黃政朝 連永松 黃豐猷 藍瑞興		
第 19 屆	2018 年 7 月 2021 年 6 月	董事長	黃書瑋	17	3
		副董事長	高而潘 吳祚明		
		常務董事	黃世守 連錦綉		
		寺務董事	黃大瑞		
		財務董事	李玥玲		
		董事	黃書鼎 黃逸雲 陳欽明 黃義一 黃豐猷 簡學禮 葉博任 楊雅之		
		常務監事	黃政朝		
		監事	連永松 黃朝發 莊裕明 黃教漳		

綜觀龍山寺的管理階層中，女性的董監事或顧問，都具有相當的身份地位，第 1 屆到第 3 屆擔任監事的林蔡赤，根據龍山寺的內部資料，她同時是龍山寺觀音會的代表人，也是臺北法華寺的董事，⁷² 可能與蔡彬淮蔡氏家族有關，蔡彬淮在日治時期也擔任過龍山寺的董事。第 2 屆的李徐緞是歌林集團創辦人李克峻的夫人，第 6 屆的魏顏碧霞是基隆世家顏國年之女，臺大醫學院院長與中央研究院院士魏火耀的夫人。第 10 屆到第 13 屆擔任監事的周黃月江，在第 14 屆與第 15 屆擔任董事，她是第 11 屆與第 12 屆董事長黃種煌所推薦的，應該也是黃氏家族的一員。第 14 屆的黃逸雲則是黃種煌董事長的次女。戰後一共就是 8 位女士擔任過龍山寺的董監事和顧問，其中任職最久的就是李徐緞，從第 2 屆到第 13 屆她一直擔任顧問之職。雖然女性也能參與寺廟的經營管理，但是管理階層還是以男性佔多數。而比起為數眾多的觀音會和唸佛會的過往與現今成員，對於女性信眾而言，護持寺廟的日常運作而不是經營管理，似乎才是天經地義的事。

伍、結論：女性虔信者在寺廟組織中的角色

本文透過耙梳文獻史料，瞭解龍山寺觀音會和唸佛會的成立緣起與發展，能夠確認的是在日治時期 1924 年 10 月 17 日，龍山寺管理人辜顯榮、施性館等稻江三邑人士，於農曆 9 月 19 日觀音誕即已成立「稻江三邑龍山寺觀音媽會」，又稱「龍山寺觀音會」，那時的觀音媽會是商紳和仕紳的組織，具有傳統神明會的性質，也有卜爐主，但是與傳統神明會不同的是這個觀音媽會最初似乎兼有管理龍山寺寺務的性質。1924 年會員人數約兩百多人，1928 年人數已經達到五百多人，觀音媽會存續的時間大概是到 1935 年，不過會員只剩下四十幾人，之後媒體就沒有相關報導了。

72 臺北法華寺位於臺北市西寧南路 194 號，1956 年董事長為黃啟瑞，林蔡赤為董事之一。

覺力法師擔任龍山寺住持之後，向政府申請立案「龍山寺觀音佛祖會」，至 1927 年 3 月起開始招募會員，6 月 19 日正式召開總會，龍山寺的觀音會出現了雙頭馬車，稻江三邑觀音媽會由於會員僅限於大稻埕等三邑人士，沒有包含其他地區，這給了覺力法師機會和空間另創觀音會，而且其組織的龍山寺觀音會，並不只限於萬華地區，還希望擴大到更廣泛的地區，再者組織目的也不僅限於龍山寺的觀音祭祀，還包括了佛教的弘法事業等。覺力法師派他的弟子林妙真法師組織觀音會，大舉招募會員，收取會費。同年，覺力法師也派弟子羅妙吉法師組織了全島性的「臺灣阿彌陀佛會」，該會最初設於苗栗大湖法雲寺，與萬華龍山寺並無關連，經費也用來維持法雲寺祭祀開銷，但是主要在弘揚佛法與發展大湖法雲寺派之用意。只是後來因為羅妙吉擔任龍山寺副住持，他創辦的《亞光新報》似乎成了阿彌陀佛會的機關報，刊行所設於龍山寺，阿彌陀佛會才跟龍山寺產生了關連。然而 1927 年 7 月《日日新報》報導了《亞光新報》創刊的消息之後，再沒有其他後續的報導，我們從其他的資料可以看到《亞光新報》至少有維持到 1928 年 7 月，之後就沒有其他相關的訊息了。

我們無從知道戰前稻江三邑人的觀音媽會，或是覺力派下的觀音會與阿彌陀佛會是否延續到戰後，但現今龍山寺的唸佛會是 1952 年 9 月龍山寺的方丈達華法師（也是覺力法師派下）重新創辦。沒有資訊顯示達華法師也同時創辦觀音會，但是很明顯自 1963 年龍山寺成立財團法人之後，兩會正式成為龍山寺的附屬組織。財團法人董監事的組織健全，但在此同時龍山寺仍維持傳統延請僧人擔任住持，此時正是觀妙法師擔任住持，我們也差不多在這個時間點觀察到觀音會和唸佛會成員以女性佔大多數的情況，而且向越來越佔絕大多數的方向發展。這些女性信眾與住持僧維持師徒的關係，並協助龍山寺祭祀事宜與日常事務，如清潔與煮食等效勞服務。

再者，本文透過田野調查了解觀音會和唸佛會的現況，及其成員參與法會活動的情形，並深度訪談了一位資深會員，讓我們更理解何以一個女子會從上班路過龍山寺在門口拜拜，變成一位虔信者，精進學佛，盡力奉獻參與兩會，成為核心信眾，又在退休之後更是每日來寺誦經效勞，其間的許多因緣，與其所感應到的觀音佛祖的護佑，對信仰者來說，觀音佛祖是很具體的，就是可以讓她歷經手術不覺疼痛，就是可以讓她手術後順利起步爬上樓梯。對這位虔信者來說，龍山寺就顯得更為具體，不只是她日常與法會期間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她安身立命之處，更是希望死後透過後人祭祀先聯方式，還能和觀音佛祖有所聯繫。

龍山寺從日治時期的觀音媽會和阿彌陀佛會，到現今的觀音會和唸佛會，其間發生了一些變革，1924 年最初創立的稻江三邑觀音媽會，最像傳統的神明會，有會員，每年卜頭家爐主，有吃會，但是日治時期都市情境下，被稱做稻江三邑同鄉的懇親會，到 1935 年都還有這個會的相關紀錄，卻在 1927 年誕生了覺力法師派下所創辦的龍山寺觀音佛祖會與臺灣阿彌陀佛會，前者當然與龍山寺全然相關，後者卻只是短暫的與龍山寺間接相關。現今龍山寺的觀音會比唸佛會更像傳統的神明會，但兩者也都有異於傳統神明會的地方，最主要的差異點，傳統的神明會清一色以男性為主，但兩會以女性為主，傳統的神明會以卜杯方式產生爐主，但觀音會的爐主並非卜杯產生，還有傳統的神明會設有神像也會有香爐，但兩會都沒有。最後一點是兩會都具有修行團體的性質，這是傳統的神明會完全沒有的。

本文也比較了現今女性成員佔絕大多數的觀音會、唸佛會，與男性佔絕大多數的董監事會，發現兩者性別上的反差非常明顯，卻也彰顯了艋舺龍山寺男性主導經營管理，女性幕後默默擔任後援的經營模式。觀音會與唸佛會的組織看起來是有形的，龍山寺的核心信眾便是以兩會的會員所擔任的誦經生和效勞生為主，這些無給的志工，卻是很有彈性的，也能自我

管理，無須寺方太過費心管理，卻是撐起龍山寺重要法會的基本成員，有別於一般信眾。這些以女性為主的志工，她們的服務是長期的，甚至是終身的，似乎一經與龍山寺觀音佛祖結緣，這種緣分便不容易捨離，本文所敘述的施女士一生與龍山寺結緣的情況便是如此。

龍山寺作為地方大廟，曾經是北臺灣三邑人的信仰中心，現今的發展也不以三邑人為限了。每日來龍山寺參拜的信徒，甚至是觀光性質的遊客很多，但還是有不少人經常聚集在龍山寺前後殿、長廊上誦經禮佛，這些信徒中很多是女性，她們雖非觀音會或唵佛會的會員，但虔誠之心也是一樣，並更加凸顯觀音信仰與女性信仰者的密切關係，觀音信仰也觸動了女眾信徒的修行之心，一如觀音會和唵佛會的女性成員，她們既參與寺廟的組織與活動，更因為龍山寺這個場域與佛教緊密相連，使得兩會具有了修行團體的色彩，甚至可以說，她們日常或是法會的服務與效勞也是精進修行的法門之一。

參考書目

壹、專書

- 王見川、李世偉等主編，《勒賜鼓山湧泉禪寺戒壇同戒錄（1912）》，《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 1 輯第 31 冊。臺北：博揚文化，2009 年。
- 王見川、李世偉等主編，《敕賜鼓山湧泉禪寺同戒錄（1917）》，《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 1 輯第 23 冊。臺北：博揚文化出版，2010 年。
- 王見川、李世偉等主編，《敕賜鼓山湧泉禪寺同戒錄（1926）》，《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 2 輯第 4 冊。臺北：博揚文化出版，2010 年。
- 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臺北：南天書局出版，2001 年。
-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市、桃園縣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 年。
- 林美容，《臺灣的齋堂與巖仔——民間佛教的視角》。臺北：臺灣書房，2008 年。
- 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建寺二百五十週年紀念》。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1989 年，未正式出版。
- 陳省身，《普濟幽冥：瑜伽焰口施食》。臺北：臺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
- 黃鼎松編，《重修苗栗縣志、宗教志》。苗栗：苗栗縣政府，2007 年。
-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臺北：艋舺龍山寺，1951 年、1980 年。
- 釋明靄，《慧印上人行傳》。臺北：三寶弟子出版，2005 年。
- 釋達碧編撰，《曹洞宗臺灣本山：法雲禪寺沿革》。苗栗：法雲禪寺，2015 年。
- 闕正宗，〈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佛教期刊——羅妙吉與《亞光新報》兼論林秋梧的左翼《赤道報》〉，收於氏著，《臺灣佛教的殖民與後殖民》。臺

北：博揚，2004 年。

貳、論文

李世偉、王見川，〈臺北艋舺龍山寺「民間佛教」性格之歷史考察〉，《圓光佛學學報》第 7 期（2002 年 12 月），頁 135-152。

林美容，〈臺灣媽祖形像的顯與隱〉，《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48 期（澳門政府文化局，2003 年），頁 131-135。

林美容，〈臺灣觀音信仰的主要型態——兼論民間佛教與民間信仰的關係〉，譚偉倫主編《民間佛教研究》，頁 15-31，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人間佛教研究叢書」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修訂稿刊於《臺灣文獻》第 9 卷 1 期，頁 1-20，（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 年）。

林美容、林育嫻，〈通靈與修行——神佛授法者的修行經驗〉，《宗教人類學》第 7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7 年 8 月），頁 137-165。

陳省身，〈臺北艋舺龍山寺觀音會 9 月法會研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 17 期（臺南：成功大學，2011 年 12 月），頁 83-91。

辜神徹，〈艋舺龍山寺的信仰文化與祭祀活動〉，《臺灣文獻》第 59 卷 1 期（2008 年 3 月），頁 115-172。

辜神徹、林美容，〈女乩、義女與誦經女——女性在公廨廟的活動與地位〉，《民俗曲藝》第 168 期（2010 年 6 年），頁 21-51。

楊璟惠，〈民國五十年代・龍山寺住持——觀妙老和尚〉，《艋舺龍山寺季刊》第 41 期（2018 年 7 月），頁 30-36。

楊璟惠，〈重探林覺力任萬華龍山寺住持之權力地位、宗教革新和影響——兼論正統佛教與民間信仰「慶成建醮」之衝突〉，發表於「臺灣宗教研究 20 年的回顧與前瞻暨敬天法祖」，會議時間：2019 年 11 月 30 日，

地點：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單位：臺灣宗教學會。

楊璟惠，〈重探艋舺龍山寺副住持羅妙吉之生平與思想〉，口頭發表於輔仁大學宗教所，第 17 屆碩博士生小論文發表會，2019 年 10 月 19 日。

蘇美文，〈使一切女子同取正覺：日據時期覺力法師對佛教女性教育之推動〉，《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6 期（2015 年 5 月），頁 37-76。

闕正宗，〈日本殖民時期龍山寺管理型態與日僧的活動(1895-1901)〉，《圓光佛學學報》第 33 期（2019 年 6 月），頁 197-222。

叁、報章雜誌

《亞光新報》，1927 年到 1928 年。

《臺灣佛教月刊》，1953 年到 1966 年。

《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到 1930 年。

肆、網路資源：

「中研院民族所宗教調查資料庫」，（瀏覽日期：2019 年 9 月 30 日）：

網址：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RelatedLinks/Msg_List.aspx

中研院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檢索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網址：<https://reurl.cc/O1r1D9>。

「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官網——龍山寺簡介」，（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網址：<http://lungshan.org.tw/tw/index.php>

「臺北龍山寺官網——龍山寺大事年表」，（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

網址：http://lungshan.org.tw/tw/01_3_chronology.php

The history of Lung-shang Temple's Kuan-in Association and Buddha-chanting Association , Also on the female believers' role in the temple

Lin Mei-Rong*, Yang Ching-hui**

Abstract

Two associations affiliated to Lung-shang Temple at Wanhua, Taipei ar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Kuan-in Association and Buddha-chanting Association, both belong to Lung-shan Temple are organized by mostly female true believers of the major deity of this temple. These two associations seem not so important, and look like so trivial. But these female members are very active in the everyday work of the templ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sorts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the temple. Some of them come to the temple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clean everything in the temple. Back in the earlier days, they also cooked for the all in the temple. They chant Buddha's names and Buddhist scripts day and night, especially in the religious festivals many times a year. Through collecting historical and field data,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se two associations will be investigated, and the religious activities engaged by the members of these two associations will be described in detail. Finally, a brief contrast with the managing body of the temple majorly occupied by male members will be shown by some empirical data to reveal the conspicuous dimension of gender in which the female true believers of Kuan-in in Lung-shan Temple, organizing themselves into two associations are indeed the important running body of the temple. They deserve our atten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emale dimension of Kuan-in belief in Taiwan.

Keywords : Kuan-In, Manka (Wanhua) Lung-Shan Temple, Female, Believers' Organization, Deity Associations, Taiwan Buddhism

*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